周禮正義/0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七 ◄

周禮正義
卷八

► 卷九

經文參閱周禮/天官冢宰，自〈內饔〉至〈腊人〉。

周禮正義卷八

瑞安孫詒讓學

內饔

內饔：掌王及后、世子膳羞之割亨煎和之事，辨體名肉物，辨百品味之物。
〈割，肆解肉也。亨，煮也。煎和，齊以五味。體名，脊、脅、肩、臂、臑之屬。肉物，胾燔之屬。百品味，庶羞之屬。言百，舉成數。〉

●疏〈注云「割肆解肉也」者：《爾雅·釋言》云「割，裂也」。《說文·刀部》云「割，剝也」。《郊特牲》云「腥肆爓膋祭」，注云「治肉曰肆」；「小子羊肆」，注云「肆讀為　；羊　者，所謂豚解也」。《大司徒》注亦云「肆解骨體」，是肆解即割裂牲體骨肉之通名，故此注釋割為肆解也。《儀禮經傳通解》　引《尚書大傳》云「殺者中死，割者中理」。凡牲體有豚解、體解、節解，法數不同，詳後及〈小子〉疏。云「亨煮也」者：《方言》云「亨，熟也。嵩嶽以南，陳、潁之閒曰亨」。《士冠禮》注云「煮於鑊曰亨」。云「煎和齊以五味」者：《說文·火部》云「煎，熬也」。方言云「煎，火乾也」。凡有汁而乾謂之煎，煎和薤謂煎熬而以五味謂和之。《呂氏春秋·仲夏

紀》高注云「和齊和也」；又《本味篇》云「凡味之本，水最為始。五味三材，九沸九變；火為之紀」；「調和之事，必以甘、酸、辛、苦、鹹，先後多少，其齊甚微，皆有自起」；《左昭二十年傳》「晏子曰『水火醯醢鹽梅，以亨魚肉，燀之以薪，宰夫和之，齊之以味，濟其不及，以洩其過』」；並煎和齊五味之義。云「體名脊脅肩臂臑之屬」者：凌廷堪云「凡牲，左體謂之左胖，右體謂之右胖。前體謂之肱骨，又謂之前脛骨。肱骨三：最上謂之肩，肩下謂之臂，臂下謂之臑。後體謂之股骨，又謂之後脛骨。股骨三：最上謂之肫，又謂之膊；肫下謂之胳，又謂之骼；胳下謂之觳。中體謂之脊，脊骨三：前骨謂之正脊，中骨謂之腱脊，後骨謂之橫脊。脊兩旁之肋謂之脅，又謂之胸，胸又謂之幹。脅骨三：中骨謂之正脅，又謂之長脅；前骨謂之代脅；後骨謂之短脅。肩上謂之　，又謂之脰。肫上謂之髀，餘體謂之儀殊。左右肱股四、脊一、兩脅二，謂之七體，又謂之豚解。左右肱股骨各六、脊骨三、左右脅骨六，謂之二十一體，又謂之體解。節解謂之折體，折謂之殺　」。案：凌說二十一體有觳而無髀，從〈少牢〉賈疏說也。朱子則謂「當加兩脾而去觳」。黃以周云「豚解合升，是并髀升，體解不升髀。而《士虞》《特牲》《少牢饋食》祝俎皆用髀，則髀自在二十一體之中。但神俎升，右胖以髀賤不升，故少牢禮止十一體爾。經言髀不升，正明其為一體也」。案：黃說是也。云「肉物胾燔之屬」者：《釋文》燔作膰，云「本亦作燔」。案：宋本亦作膰。《說文·肉部》云「胾大臠也」。又〈炙部〉云「羶，宗廟火孰肉」，燔即羶之借字。《士虞禮》注云「胾，切肉也」。燔，詳〈量人〉疏。王引之云「胾、燔乃割、亨、煎、和之異名，非肉所本有之名物也，與體名為牲所本有者，義例參差，殆非經義。今案：肉物蓋若《大雅·行葦篇》之『嘉殽脾臄』；《少牢饋食禮》之『腸三、胃三、舉肺一、祭肺三、倫膚九』，及『心舌載于肵俎』『賓長羞牢肝』之屬，凡無體者皆是」。案：王說是也。凌廷堪云「皮謂之膚，精者謂之倫膚。腹腴謂之腸胃，知食味者謂之心。和氣主謂之肺，舉肺謂之離肺，又謂之嚌肺；祭肺謂之刲肺，又謂之切肺。肺與正脊謂之舉。肉理謂之腠又謂之奏」。案：此即所謂肉名也。云「百品味庶羞之屬言百舉成數」者：賈疏云「案〈膳夫〉職『庶羞百有二十品』，今言百，故鄭云『舉成數』」。詒讓案：「百品味」即後云百羞，是也。《國語·周語》云「品其百籩」亦同。凡庶羞之屬，濡者實於豆，乾者實於籩；云百籩者，以賅豆也。〉

王舉，則陳其鼎俎，以牲體實之。
〈取於鑊以實鼎，取於鼎以實俎；實鼎曰脅，實俎曰載。〉

●疏〈「王舉則陳其鼎俎」者：舉亦謂殺牲盛饌也。賈疏云「陳鼎有二處：初陳鼎於鑊西，後陳鼎於阼階下。其俎皆陳於鼎西南」。「亦以牲體實之」者，牲體即豚解七體、

體解二十一體之等，皆肆解而實之鼎俎也。[1]〉

〈注云「取於鑊以實鼎取於鼎以實俎」者：凡牲必解而亨之於鑊；既孰，乃取以實鼎。〈亨人〉注云「鑊，所以煮肉及魚腊之器；既孰，乃脅於鼎」，是也。將薦之，則以匕出牲體於鼎，而載之於俎也。其見於禮經，亨鑊、升鼎、載俎三節皆備者：《少牢饋食禮》云「羹定，雍人陳鼎五，三鼎在羊鑊之西，二鼎在豕鑊之西。司馬升羊右胖，實于一鼎。司士升豕右胖，實于一鼎。雍人倫膚九，實于一鼎。司士又升魚腊，魚十五而鼎，腊一純而鼎。卒脅，皆設扃，鼎乃舉，陳鼎于　門之外，東方北面北上」。此取於鑊以實鼎也。又云「鼎序入，司士合執二俎以從；司士贊者二人，皆合執二俎以相從入。陳鼎於東方，當序南于洗西。俎皆設于鼎西，佐食上利升牢，心舌載于　俎上，利升羊右胖下，利升豕其載如羊體。其載于俎皆進下。司士三人，升魚腊膚。魚用鮒十五，二俎；腊一純而俎；膚九而俎」。此取於鼎以實俎也。凡禮畧者，或取於鑊即實之俎。《鄉飲酒記》云「其牲狗也，亨于堂東北，俎　東壁自西階升」，注云「亨狗既　載之俎」，是也。云「實鼎曰脅實俎曰載」者，即據《少牢饋食》文。《禮》他篇「脅」多言「升」。《士冠禮》「載合升」，鄭注云「在鼎曰升，在俎曰載」，彼升即脅也。通言之，在俎亦得謂之脅。《燕禮》「胥薦主人于洗北，西面；脯醢無脅」，注云「脅俎實」。脅字又作烝，《國語·周語》有全烝、房烝、肴烝；肴烝，《特牲饋食禮》作「殺脅」。此脅並謂俎實，是脅與載對文則異，散文亦通。〉

選百羞、醬物、珍物以俟饋。
〈先進食之時，恆選擇其中御者。〉

●疏〈「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」者：《說文·立部》云「竢，待也」，經典通叚「俟」為「竢」。賈疏云「百羞者，則庶羞百二十。醬物者，即　用百二十甕。珍物者，諸八珍之類」。案：〈膳夫〉云「羞用百有二十品」，此及〈食醫〉並云「百羞」，鄭賈謂舉成數，竊疑或據王食禮，籩豆各五十言之。詳〈膳夫〉疏。《初學記·帝王部》引《尸子》云「君天下者，珍羞百種」即此。俟饋者，謂俟膳夫之饋也。王之膳羞，內饔但主選不主饋，王尊於后世子也。[1]〉

〈注云「先進食之時恒選擇其中御者」者：《小爾雅·廣言》云「選，擇也」。謂於王未進食之時，先選擇珍美、堪中王御者以進之也。《獨斷》云「御者，進也。飲食入於口曰御」。王引之云「選讀曰僎。《說文》曰『僎，具也』。又曰『巽，具也』。巽與僎古同聲。選百羞、醬物、珍物者，具百羞、醬物、珍物也。《文王世子》曰『養者之

珍具』，是也。珍羞恐其不備而具之，故謂之僎」。案：王說亦通。〉

共后及世子之膳羞。
〈膳夫掌之，是乃共之。〉

●疏〈注云「膳夫掌之是乃共之」者：據〈膳夫〉云「掌后及世子之膳羞」，賈疏云「后世子直言共不言饋者，膳夫饋王不饋后世子。此內饔言共是親饋，故鄭云膳夫掌之，是乃共之」。〉

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：牛夜鳴，則庶；羊泠毛而毳，羶；犬赤股而躁，臊；鳥鷹色而沙鳴，貍；豕盲眡而交睫，腥；馬黑脊而般臂，螻。
〈腥臊羶香可食者，是別其不可食者，則所謂者，皆臭味也。泠毛，毛長總結也。鷹，失色，不澤美也。沙，漸也。交睫腥，腥當為星，聲之誤也，肉有如米者似星。般臂，臂毛有文。鄭司農云：「庶，朽木臭也。螻，螻蛄臭也。」杜子春云：「盲眡當為望視。」〉

●疏〈「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」者：此辨禽牲之不中膳羞者。凡牲病則失味且害人，故內、外饔不以共也。《內則》亦有此文。云「犬赤股而躁臊」者：《說文·肉部》云「股，髀也」。《內則》注云「赤股股裏無毛也」，賈疏云「言股裏無毛，而走又躁疾」。云「鳥鷹色而沙鳴貍」者：鳥即〈掌畜〉之卯鳥，兼鴈雞二牲而言。貍，《內則》作鬱，彼注云「鬱，腐臭也」。云「豕盲眡而交睫腥」者：盲眡，《內則》作望視。眡、視，古今字，詳〈大宰〉疏。《說文·目部》云「睞，目旁毛也」。睫即睞之俗。賈疏云「豕乃聽物，不合望眡。此豕眼睫毛交，故云望眡而交睫」。云「馬黑脊而般臂螻」者：《說文·　部》云「　，背呂也」，脊即　之隸變。螻，《內則》作漏，字通。[1]〉

〈注云「腥臊羶香可食者」者：賈疏云「即上〈庖人〉職所云」，是也。云「是別其不可食者則所謂者皆臭味也」者：〈敍官〉注云「辨，別也」。經言辨其不可食者，明此腥、臊、羶、香，與〈庖人〉膏、腥等異，即《論語·鄉黨篇》云「臭惡不食」，是也。臭味謂殞惡之味。《說文·歹部》云「殞，腐气也」，經典通借臭為之。云「泠毛毛長總結也」者：賈疏云「泠毛，謂毛長也。毳謂毛別聚結者」。案：依賈說，則鄭自以毛長詁泠毛，總結詁毳，疑注泠毛下當有毳字，而今本挩之。葢經於泠毛毳之間著一而字，明毳與泠毛是二病。下四句文例並同，故鄭亦兼釋之。《內則》注云「泠毛、毳毛，別

聚於不解者也」。彼注亦兼　泠毛毳三字，可以互證。彼孔疏云「泠　毛本稀泠，毳謂毛頭毳結」。洪頤煊云「泠與零同，謂毛零落而又毳結」。案：孔、洪說是也。葢凡畜病，則細毛多零落；長毛雖有，而糾結不解。此注以毛長釋泠毛，明細毛零落僅見長毛也，以總結釋毳者，〈掌皮〉云「共其毳毛為氈」，故毛結亦謂之毳。《內則·釋文》云「泠，結毛如氈也」，陸雖釋泠，實毳字義也。《曲禮》牲號，云「羊曰柔毛」，注云「羊肥則毛柔潤」毛零落、總結則不柔潤，故為病矣。云「曭失色不澤美也」者：《釋文》曭作犥，云「本又作曭」。阮元云「《玉篇》『曭，
白色；犥，牛色不美澤又牛黃白色』。《說文·牛部》『犥，牛黃白色；从牛麃聲』；〈白部〉無曭字。今《禮記·內則》作曭，而《釋文》作麃，云『本又作曭』，知曭為俗字」。案：阮以曭為俗字，是也。但此為鳥色則不得為犥字，陸本及《玉篇》不足據。《玉篇》犥字注亦隱用此注義，而以失色為牛色，尤譌謬之甚者。此字古當止作麃。《內則》注云「曭色，毛變色也」，孔疏云「曭色，其色變、無潤澤」。《廣韻·三十小》引《蒼頡篇》云「麃，鳥毛變色」，字作麃，與《內則》或　同訓為鳥毛變色，與此注失色之義亦正合。《古文苑》班婕妤《擣素賦》有「見禽華以麃色」之語，亦其證也。云「沙澌也」者：沙、澌一聲之轉。《說文·疒部》云「　　，散聲」。《方言》云「　　，散也。東齊聲散曰　　；秦、晉聲變曰　　」。《內則》注云「沙猶嘶也」，彼《釋文》云「嘶本作斯」。孔疏云「嘶謂酸嘶。古之嘶字單作斯耳」。案：《大戴禮記·文王官人篇》云「其聲斯醜」，盧注云「嘶當聲誤為斯，澌嘶　斯，聲義並相近」。《曲禮》云「雞曰　音」，注云「　，長也，音鳴也」，是雞以長鳴為良，故鳴聲沙澌則為病也。云「交睫腥腥當為星聲之誤也」者：《內則》注同。段玉裁云「注舉交睫腥三字者，以此腥別於上文『腥臊羶香』之腥也。鄭君說腥為雞膏交睫腥之腥，當易為星」。云「肉有如米者似星」者：《內則》注云「星，肉中如米者」。段玉裁云「『似星』當作『曰星』，謂肉有如米者謂之星。如飯之　也。許叔重說「胜為犬膏之臭，腥為星，見食豕　，肉中生小息肉，故其字從肉星。星亦聲，則腥為正字，而胜為《周禮》『腥臊』之正字」。許所據《周禮》與鄭所據不同，　司農作腥而一云豕膏，一云雞膏；許作胜而曰犬膏，說又乖異耳。阮元云「《爾雅》『米者謂之　』，郭注云『飯中有腥』亦以腥為正字」。詒讓案：後鄭因此經腥為豕病，而〈庖人〉「膏腥」注以為雞膏，二者　相當，故破腥為星而別為之說。依許說則腥自為豕生息肉之正字，不必改讀。但此經方言「氣臭之不可食者」，不宜腥獨為肉有如米之名，鄭說殆非也。此腥實當讀如字。〈庖人〉之「膏腥」亦當依杜子春說，訓為豕膏。兩經文義本相合，鄭岐而二之，遂滋曲說耳。互詳〈庖人〉疏。云「般臂臂毛有文」者：《釋文》云「臂，徐本作辟」。案：辟即臂之省。《內則》注云「般臂，前脛般般然也」。般葢辯之借字。《說文·文部》云「辯，駁文也」。賈疏云「鄭荅泠剛童牛之梏，木在手曰梏。牛無手，以前足當之，此

馬亦然，故言般臂」。惠棟云「《山海經·北山經》『諸　之水其中多水馬其狀如馬文臂牛尾』；郭璞云『臂，前腳也』。《周禮》曰『馬黑脊而斑臂膆』」。阮元云「《釋文》『般，音班』，注云『臂毛有文』。是亦讀般為斑也。古般、斑通，郭氏以今字讀之，故引作斑」。案：阮說是也。斑亦即辯之俗。「鄭司農云庴朽木臭也」者：呂飛鵬云「《說文·广部》『庴，久屋朽木」。《周禮》曰『牛夜鳴，則庴臭如朽木』，與司農說合」。詒讓案：後鄭《內則》注云「庴，惡臭也」，引《春秋傳》曰「一薰一庴」。《僖四年左傳》作薀，杜注云「薀，臭草」，亦與朽木臭之義相近，葢庴、薀聲近，義略同。《釋文》引干注云「病也」。《廣雅·釋詁》云「庴，病也」。　、庴字亦通。云「螻螻蛄臭也」者：《內則》螻作漏，注云「漏，當為螻。如螻蛄臭也」，即依此文。《爾雅·釋蟲》云「蜣，天螻」，郭注云「螻蛄也」。《釋文》云「螻，干音漏，內病也」，則干依《內則》破螻為漏，與鄭正相反。焦循云「康成以漏為螻，令升以螻為漏。《列子·周穆王篇》云『王之廚饌腥螻而不可饗』，張湛取鄭注云『螻蛄臭也』。方言螻蛄一名杜狗，即今之土狗；不聞其臭惡。螻從婁，《說文》『婁，空也』。《釋名》『樓，言牖戶諸射孔婁婁然也』。婁為孔，與漏義正同。《呂氏春秋·慎小篇》云『巨防空螻而漂邑殺人』，此螻即漏字，空螻即孔漏也。高誘解為『孔穴容螻蛄』，非是。此干氏『內病』之訓，謂『內病成孔婁婁然也』」。案：焦申干義亦足備一解。但據《列子》「腥螻」之文，則螻自當為臭味之名。螻，《山海經》郭注引此經又作膆，螻、膆聲類同。「杜子春云盲眡當為望視」者：眡，注例用今字，作視，述經亦然；此作眡，疑誤。杜即從《內則》讀也。但杜意止謂盲當為望耳，其眡、視為古今字。此經用古文，《禮記》用今文，經文各從其朔，不足相校也。鄭彼注云「望視，視遠也」；孔疏云「謂豕視望揚」。案：《左哀十四年傳》云「陳豹望視」，杜注云「目望陽」孔即本杜義。《家語·辨樂篇》王注云「望羊，遠視也」。《莊子·秋水篇》「　洋向若而歎」，彼《釋文》云「本亦作望洋。司馬崔云『　洋，猶望羊，仰視貌』。《莊子》　與此盲字正同。揚、陽、羊、洋，字並通。段玉裁云「盲、望同音假借，子春不云『讀為』云『當為』者，謂為聲之誤也。〉

凡宗廟之祭祀，掌割亨之事；凡燕飲食亦如之。凡掌共羞、脩、刑、膴、胖、骨、鱐，以待共膳。

〈掌共，共當為具。羞，庶羞也。脩，鍛脯也。胖，如脯而腥者。鄭司農云：「刑膴謂夾脊肉，或曰膺肉也。骨鱐謂骨有肉者。」玄謂刑，鉶羹也。膴，腜肉大臠，所以祭者。骨，牲體也。鱐，乾魚。〉

●疏〈「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」者：賈疏云「內饔不掌外、及祫禘、并月祭等，皆

在其中。掌其割亨之事：上王后言煎和，此不言煎和者，鬼神尚質不貴褻味，故不言煎和」。詒讓案：《大戴禮記·諸侯釁廟禮》「雍人刲羊割雞」，雍人即內饔也。又《少牢饋食禮》云「雍人擩鼎匕俎于雍爨」，又：「雍人陳鼎五」，又「雍人倫膚九，實于一鼎」；則內祭祀內饔亦陳其鼎俎，以牲體實之，此文不具也。云「凡燕飲食亦如之」者：賈疏云「謂王及后世子自燕飲食皆須割亨，故云亦如之」。案：賈說是也。此食與〈膳夫〉燕食同。飲亦謂燕居飲酒，則與〈膳夫〉燕飲酒異。其賓客饗食燕皆掌於外饔，非此官之職也。云「凡掌共羞脩刑膴胖骨鱐以待共膳」者，謂豫具此七者以待共王、后、世子之膳，不徒掌割亨也。[1]〉

〈注云「掌共共當為具」者：以與下共膳文複，故破為具。共、具形近而誤。謂統下羞、脩七者皆具之。云「羞庶羞也」者：賈疏云「庶羞則百二十品，是也」。案：詳〈膳夫〉疏。云「脩鍛脯也」者：〈膳夫〉先鄭注云「脩，脯也」。《白虎通義·文質篇》云「腶脩者，脯也」。《公羊莊二十四年》何注同。案：統言之，脩脯並為乾肉；析言之，則乾肉之不鍛者為脯，鍛者為脩。故〈腊人〉注云「薄析曰脯，捶之而施薑桂曰段脩」。《廣雅·釋詁》云「鍛，椎也」，蓋取乾脯，雜薑、桂椎擣之，是為鍛脩，若《內則》「牛脩」是也。互詳〈膳夫〉〈腊人〉疏。云「胖如脯而腥者」者，亦如脯之薄析、但不乾耳。〈腊人〉注云「胖宜為脯而腥。胖之言片也，析肉意也」。《說文·肉部》云「胜，一曰不孰也」，經典通段腥為之。互詳〈腊人〉疏。「鄭司農云刑膴謂夾脊肉」者：先鄭以刑、膴為一物，〈腊人〉杜注亦云「膴胖皆謂夾脊肉」。曾釗云「刑不訓夾脊肉。據先鄭意，當讀為胂。刑从开聲，與胂聲近。《說文·肉部》『脊，夾脊肉也』，正與先鄭合」。案：曾說是也。膴，《說文》訓為無骨腊，杜及先鄭亦釋為夾脊肉者，蓋讀膴為脢也。《易·咸·九五》爻辭「咸其脢」，《釋文》引虞翻云「脢，夾脊肉也」。孔疏引子夏《易傳》云「在脊曰脢」。鄭《易》注云「脢，脊肉也」。王肅云「脢在背而夾脊，字亦作脥」。《內則》「擣珍用脥」，鄭注云「脥，脊側肉也」，膴與脢聲類相近。《詩·小雅·小旻》「民雖靡膴」、《大雅·緜》「周原膴膴」，《釋文》；及《文選·魏都賦》李注引《韓詩》，膴並作腜。杜、鄭二君讀膴為脢，猶《韓詩》以腜為膴也。《集韻·十五灰》亦云「脢或作膴」即其證。云「或曰膺肉也者」：〈腊人〉先鄭注同。《說文·肉部》云「膺，匈也」。案：此亦讀膴為脢而說異。《易·咸·九五》王弼注云「脢者，心之上、口之下」，心上口下，即當膺之肉也。云「骨鱐謂有骨有肉」者：謂牲牢之骨體也，鱐不得為牲體。先鄭本疑當作　，與《說文·肉部》引〈庖人〉文同。此又以骨鱐為一物也。先鄭意蓋以此字從肉，義可通於牲魚；故〈庖人〉單言鱐則釋為乾魚，此與骨連文，則以為骨之連肉者，與後鄭本字義並微異。若亦同後作鱐，從魚，則形義相將不得通於牲畜矣。云「玄謂刑鉶羹也」者，破先鄭刑、膴為

一物。刑、鉶聲類同，字通。《史記敍》傳「啜土刑」，亦以刑為鉶。鉶羹見〈亨人〉。後鄭意：刑，謂和羹之菜肉也。云「膴腜肉大臠所以祭者」者，亦破先鄭「夾脊肉」「膺肉」之說。《說文：肉部》云「腜，薄切肉也」「臠，臛也」。一曰「切肉，臠也」。《少儀》云「牛與羊魚之腥，聶而切之為膾」，注云「聶之言腜也。先藿葉切之，復報切之則成膾」。然則腜肉大臠者，謂薄切肉為大臠，即所謂藿葉切之者，但不復報切耳。《少儀》又云「魚祭膴」，注云「膴，大臠，謂刳魚腹也」。凡進羞，必以肉肥美者特為大臠，以儗祭，謂之大魚，或謂之膴。案：凡腜肉大臠，在牲謂之大，在魚謂之膴；通言之，大亦得名膴。此職及〈腊人〉之膴，是也。互詳〈腊人〉疏。云「骨牲體也」者：謂六牲之骨體。《祭統》云「凡為俎，以骨為主。骨有貴賤：殷人貴髀，周人貴肩；凡前貴於後」，亦即上體名脊脅之屬，是也。云「鱐乾魚」者：〈庖人〉先鄭注同。此亦破先鄭骨鱐為一物也。〉

凡王之好賜肉脩，則饔人共之。
〈好賜，王所善而賜也。〉

●疏〈「凡王之好賜肉脩則饔人共之」者：謂非常賜也。常賜亦有肉脩。〈膳夫〉云「凡肉脩之頒賜」，是也；當亦饔人所共，經惟言好賜者，文不具。饔人即內饔，稱人者通舉其官長徒屬之言。凡此經總舉官屬者皆稱人，若射人；稱大僕為僕人、大祝；稱甸師為甸人，是也。《左襄二十八年傳》云「公膳日雙雞，饔人竊更之以鶩」，杜注云「卿大夫之膳食」，彼饔人與此正同。凡卿大夫以事在公則有公膳。《左傳昭四年》孔疏謂「在官治事，官皆給食」，是也。公之膳食亦饔人掌之，則不徒好賜也。《孟子·萬章篇》云「庖人繼肉」，蓋饔人與庖人通職，並掌餽賜之事矣。[1]〉

〈注云「好賜王所善而賜也」者：鄭《詩·小雅·鹿鳴》箋云「好，猶善也」。〈大宰〉「好用之式」注云「好用，燕好所賜予」。此「好賜」與「好用」義同。〈內府〉又謂之「好賜予」，皆謂王於羣臣有所厚好，則賜予之，不在常賜之科者也。〉

外饔

外饔掌外祭祀之割亨，共其脯脩刑膴，陳其鼎俎，實之牲體魚腊。凡賓客之飧饔饗食之事，亦如之。
〈飧，客始至之禮。饔，既將幣之禮。致禮於客，莫盛於饔。〉

●疏〈「掌外祭祀之割亨」者：對宗廟六享為內祭祀也。賈疏云「謂天地、四望、山川、社稷、五祀外神，皆掌其割亨」。云「共其脯脩刑膴」者：刑亦與鉶通，謂鉶羹也。詳〈內饔〉疏。云「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腊」者：賈疏云「謂若鼎十有二者也」。云「凡賓客之飧饔饔食之事亦如之」者：賈疏云「謂所陳之數如宰夫職所云者也，皆以外饔共之，故言亦如之」。案：此謂共、陳、實三者，並如祭祀也，賈說未晐。《公食大夫禮》云「雍人以俎入，陳于鼎南，旅人南面，加匕于鼎，退」即賓客食陳鼎俎之事。[1]〉

〈注云「飧客始至之禮」者：〈宰夫〉注義同，詳彼疏。云「饔既將幣之禮」者：賈疏云「案：《聘禮記》云『聘日致饔』，鄭注云『急歸大禮』，鄭云『將幣』者即是聘享也。若諸侯來朝，亦朝日致之也」。詒讓案：凡朝聘致饔餼皆在將幣之後，故〈掌客〉注亦云「饔餼既相見，致大禮也」。《左傳隱十年》杜注云「諸侯相朝，逆之以饔餼，謂之郊勞」，是謂賓至郊即致饔餼，與禮不合，謬說不足據。又：《國語·周語》云「周之《秩官》曰『敵國賓至，膳宰致饔』」，韋注云「膳宰，膳夫也」。案：《聘禮》「宰夫設飧，卿歸饔餼」蓋此外饔共賓客之飧饔，亦從其長而致之。彼云膳宰者，以外饔是膳夫之屬，亦得通稱也。云「致禮於客莫盛於饔」者：宋建陽本作「於賓客」，賈疏述注同，疑所見本亦有賓字。「莫盛於饔」者，對飧為致賓客之殺禮，故〈司儀〉注亦云「小禮曰飧，大禮曰饔餼也」。又〈掌客〉注云「大者既兼飧，積有生、有腥、有孰，餘又多也」，賈疏云「以其饔之中有飪、有腥、有牽，又有酒、有米，兼燕與食，其中芻薪米禾又多，故云莫盛於饔也」。〉

邦饗耆老、孤子，則掌其割亨之事；饗士庶子，亦如之。
〈孤子者，死王事者之子也。士庶子，衛王宮者，若今時之饗衛士矣。《王制》曰：「周人養國老於東膠，養庶老於虞庠。」〉

●疏〈「邦饗耆老孤子」者：《聘禮》注云「饗謂亨大牢以飲賓也」，《說文·老部》云「耆老也」。《曲禮》云「六十曰耆」。案：「饗耆老」者，言饗以晐食耆老，亦關四等之老言之。《王制》云「凡養老，有虞氏以燕禮，夏后氏以饗禮，殷人以食禮，周人脩而兼用之」，注云「兼用之，備陰陽也。凡飲養陽氣，凡食養陰氣；陽用春夏，陰用秋冬」。孔疏引皇侃云「人君養老有四種：一是養三老五更。二是子孫為國難而死，王養死者父祖。三是養致仕之老。四是引戶校年，養庶人之老」，是也。又：《郊特牲》云「春饗孤子秋食耆老」，孔疏引熊安生云「春饗孤子亦饗耆老，秋食耆老亦食孤子」。案：《文王世子》說「天子視學養老之禮」云「適東序，釋奠於先老。遂設三老五更，羣老之席位焉」。又云「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『反，養老幼于東序』」。是老幼

同時並養，熊說不為無徵。依《郊特牲》文，蓋老幼並春秋兩養，春用饗禮、秋用食禮，故《王制》謂周兼脩虞夏殷之禮，孔疏引熊氏推鄭意，謂四時養老，蓋謂春用饗禮，夏用燕禮，秋冬用食禮。又引皇氏說，謂春夏雖以飲為主，亦有食先行饗、次燕、次食；秋冬以食為主，亦有饗，先行食、次燕、次饗，一日之中三事行畢。孔又申鄭義云「或鄭因春而言夏，因秋而見冬。周冬夏不養老也」。今案：皇說緐瀆無理不為典要。據〈羅氏〉云「仲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」；而《郊特牲》又云「秋食耆老」。《禮書》引《尚書大傳》云「舜五祀，秋饗耆老，而春食餔子」，是虞禮與周略同。此皆春秋有養之明文。《大戴禮記·千乘篇》云「朝孤子八人以成春；事息國老六人以成冬」，事息為鄉飲酒，亦燕之類；是冬養又用燕禮矣。禮文岐迕難以合一，要《王制》疏謂鄭意止有春秋二養老，與諸經及注義皆合，近得其正矣。凡常禮，饗食皆在廟。此饗耆老孤子，據《文王世子》說，則皆在學也。饗士庶子雖無文，或當與老幼同。《王制》疏引皇氏說，謂饗宿衛及耆老皆用饗禮，致仕之老當用正饗房烝，與饗來朝諸侯同。饗死政之老則用折俎殽烝，亦無正文，未知是否。至《說文·食部》云「饗，鄉人飲酒也」，此用《詩·豳風·七月》「朋酒斯饗」，毛傳義詩孔疏謂「鄉飲酒禮尊事重，故以饗言之」，是蓋饗之別義。此經凡言饗者，並與彼不同。饗耆老與鄉飲酒雖皆在學，其禮則隆殺迥殊。饗禮兼食燕，其禮最盛，故〈槁人〉云「若饗耆老、孤子、士庶子，共其食」，若用鄉飲酒禮，則不得有食矣。蓋鄉邑之吏養老於學，容有用鄉飲酒禮者，千乘所謂息，是也。若天子諸侯養老之盛禮，未有不用正饗禮者也。凡饗正禮必在廟，然亦有不在廟者，猶《左傳莊十二年》「鄭伯享王於闕西辟」，是也。食正禮亦在廟，而《祭義》《樂記》說天子食三老五更於大學，則天子饗耆老皆於學又何疑乎？《王制》疏又引熊氏說，謂「天子一年七養老」亦誤，詳〈羅氏〉疏。[1]〉

〈注云「孤子死王事之子也」者：《說文·子部》云「孤，無父也」，即〈司門〉所謂「死政之孤」，是也。賈疏云「謂若《左氏·哀公》二十三年，晉知伯親禽顏庚；至二十七年，齊師將興，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，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，召顏庚之子而賜之，是其禮孤子之法」。互詳〈司門〉疏。云「士庶子衛王宮者」者，即公卿大夫之子宿衛王宮者。《戰國策·中山策》云「中山君饗都士大夫司馬子期在焉」，是饗士庶子之事也。凡國子備宿衛者，已命者為士，未命者為庶子。詳〈宮伯〉疏。云「若今時之饗衛士矣」者：惠棟云「《續漢書·禮儀志》云『饗遣故衛士儀：百官會，位定。謁者持節引，故衛士入自端門，衛司馬執幡鉦護。行定，侍御史持節慰勞以詔恩，問所疾苦，受其章奏所欲言。畢饗，賜作樂觀以　抵。樂闋罷遣，勸以農桑』。案：前漢饗衛士於曲臺，後漢於平樂觀。」。孔廣森云「〈王尊傳〉曰『正月幸曲臺，臨饗罷衛士，衛宏言常以正月五日也』。〈和熹鄧后紀〉『舊事歲終當饗遣衛士，太后以陰陽不和軍旅數興，

詔饗會勿設戲作樂』」。引《王制》曰「周人養國老於東膠，養庶老於虞庠」者：證饗耆老在學也。彼下文云「虞庠在國之西郊」，鄭彼注云「東膠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。虞庠，小學也；周立小學於西郊。膠之言糾也，庠之言養也。周之小學為有虞氏之庠制，是以名庠。云其立鄉學亦如之」。孔疏引熊氏云「國老謂卿大夫致仕者，庶老謂士也」。又引皇氏云「庶老兼庶人在官者，其致仕之老。大夫以上當養從國老之法，士養從庶老之法」。詒讓案：庶老亦當兼有庶人之老，依〈大司徒〉注及賈疏義，庶人之老蓋七十養於鄉、六十養於國、九十養於學，與卿大夫士之老異也。此職及〈酒正〉〈槁人〉之饗並兼賅四等之老，與〈遺人〉〈司門〉之養老專指死政之老者異。賈疏謂「耆老對孤子，經耆老以死政之老為主」非也。東膠即《文王世子》之東序。《祭義》《樂記》通言之，則曰大學，周大學在南郊。《王制》注以為在國中王宮之東，非周制也。《白虎通義·鄉射篇》謂「事三老在辟雍」，辟雍亦即大學。故《禮運》云「三老在學」，《初學記·禮部》引《白虎通》則云「禮三老於明堂，禮五更於大學」；蓋禮家傳聞之異。國老，互詳〈羅氏〉疏；東膠、虞庠並詳〈大司樂〉疏。〉

師役，則掌共其獻賜脯肉之事。
〈獻謂酌其長帥。〉

●疏〈「師役則掌共其獻賜脯肉之事」者：賈疏云「師役者，謂出師征伐及巡狩田獵」。掌共其獻者，謂獻其將帥，并賜酒肉之事並掌之。詒讓案：脯，籩實，肉，豆實，獻有脯肉，若量人從獻脯燔之等。賜有脯肉，若膳夫肉脩頒賜之等，是也。師役在野外軍中，其獻酒事略，故唯薦脯醢肉物，無牲體之俎也。[1]〉

〈注云「獻謂酌其長帥」者：對賜兼士徒以下通有之也。賈疏云「以經「獻」謂獻酒，非獻肉，故鄭謂「酌其長帥軍將已下至伍長有功者，饗獻之」。〉

凡小喪紀，陳其鼎俎而實之。
〈謂喪事之奠祭。〉

●疏〈「凡小喪紀」者：〈大史〉小喪賜謚，注云「小喪，卿大夫也」。惠士奇謂「當為諸侯。案：此小喪紀當亦據王子弟內諸侯言之」。賈疏據〈宰夫〉注義謂「夫人以下之喪」，亦其一耑。若卿大夫喪事奠祭，則非外饗王官所掌也。此與〈小祝〉〈小司馬〉二經義並小異，詳彼疏。[1]〉

〈注云「謂喪事之奠祭」者：賈疏云「謂其殷奠及虞　之祭皆有鼎俎，故云喪事之奠祭也。吳廷華云「喪紀陳鼎俎，自小斂奠始」。〉

亨人

亨人：掌共鼎鑊，以給水火之齊。
〈鑊，所以煮肉及魚腊之器。既孰，乃脅於鼎。齊，多少之量。〉

●疏〈注云「鑊所以煮肉及魚腊之器」者：《說文·金部》云「鑊，鑵也」。《淮南子·說山訓》高注云「無足曰鑊」。《士冠禮》鄭注云「煮於鑊曰亨」。又《特牲饋食禮》「亨于門外東　西面北上」，鄭彼注云「亨，煮也，煮豕魚腊以鑊各一鬻」。《少牢饋食禮》有羊鑊、豕鑊。是鑊為煮肉及魚腊之器也。云「既孰乃脅于鼎」者：于，注例當作於，各本並誤。此即〈內饔〉注所謂「取於鑊以實鼎」，實鼎即脅也。賈疏云「案：少牢鬻在廟門外之東，大夫五鼎，羊豕腸胃魚腊各異鑊，鑊別有一鼎，鑊中肉孰各升一鼎，故云『既孰乃脅于鼎』」。詒讓案：王舉牢，鼎九當有七鑊，牛、羊、豕、魚、腊、鮮魚、鮮腊也，腸胃與牛羊同鑊，膚與豕同鑊，其脅之則異鼎耳。少牢腸胃與羊亦同鑊，賈說未析。又案：牢鼎以盛牲體，皆既孰乃脅之。《內則》「八珍炮豚及牂」云「鉅鑊湯以小鼎薶脯於其中」，彼小鼎置於鑊中以煮肉，則不待既孰乃脅，此官咸掌之也。云「齊多少之量」者：齊即分量之法。凡亨煮或多洎、或少洎，此用水多少之量也；或爛、或孰，此用火多少之量也。〉

職外、內饔之爨亨煮，辨膳羞之物。
〈職，主也。爨，今之竈。主於其竈煮物。〉

●疏〈「職外內饔之爨亨煮」者：王念孫云「煮即亨也。既言亨，則無庸更言煮。案：鄭注云『爨，今之竈，主於其竈煮物』，疏云『主外內饔爨竈亨煮之事』，皆是以竈釋爨、以煮釋亨，而經文原無竈煮二字也。《唐石經》有煮字，即涉注文而衍，而各本遂沿其誤。《詩·楚茨》及《左傳桓十四年》正義引此有煮字，疑亦後人依《唐石經》加之。　　正義云『《天官》亨人掌外內饔之爨亨煮物之名』，正義以煮釋亨，則經文之有亨無煮甚明，故知他篇引此有煮字者，後人所加也。〈大宰〉及《少牢饋食》疏引此皆作『職外內饔之爨亨』，無煮字。《特牲饋食》疏云『《周禮》亨人，其職主爨亨之事以供外內饔』亦無煮字」。案：王說是也。凡經亨煮字例作　，注乃作煮；此經作煮，與字例亦不合。詳〈肆師〉疏。經言此者，明此官兩屬外內饔，通掌其亨煮之事，　大

宰八法，官屬，之變例也。云「辨膳羞之物」者：謂辨別膳夫膳用六牲、羞用百二十品之物，皆亨而共之。[1]〉

〈注云「職主也」者：《爾雅·釋詁》文，《春官》《夏官》《秋官》敍官注並同。云「爨今之竈」者：《說文·爨部》云「爨，齊謂之炊爨」。《釋名·釋宮室》云「爨，銓也，銓度甘辛調和之處也」。《楚辭·九歎》王注云「爨，炊竈」。《詩·小雅·楚茨篇》「執爨踖踖」，毛傳云「爨，饔爨、廩爨也」。案：外內饔之爨即禮經之雍爨也。《少牢饋食禮》云「雍人　鼎匕俎于雍爨。雍爨在門東南北上」，注云「雍人掌割亨之事者。爨，竈也，羊豕魚腊皆有竈」。案：《特牲饋食禮》又　之牲爨魚腊爨少牢，雍人即外內饔。天子食祭用大牢，則饔爨牛羊豕魚腊鮮魚　腊各一竈也。少牢別有廩爨，在雍爨之北。《士虞》及《特牲禮》又謂之饎爨，乃炊黍稷之竈，饎人掌　炊事，非亨人所職也。鄭《儀禮》注直釋爨為竈，此獨云「爨，今之竈」者，以古時爨、竈兩稱，漢時則皆稱竈不稱爨，故釋之。云「主於其竈煮物」者：釋經爨亨之義。亨即煮也，煮物謂牲體及魚腊等。〉

祭祀，共大羹、鉶羹；賓客亦如之。
〈大羹，肉湆。鄭司農云：「大羹，不致五味也。鉶羹加鹽菜矣。」〉

●疏〈「祭祀共大羹鉶羹」者：賈疏云「大羹肉湆盛於登謂大古之羹，不調以鹽菜及五味，謂鑊中煮肉汁，一名湆。鉶羹者，謂是陪鼎膮臐膊，牛用藿、羊用苦、豕用薇，調以五味，盛之於鉶器，即謂之鉶羹。若盛之於豆，即謂之庶羞，即《公食大夫》十六豆膮臐膊等也。云「賓客亦如之」者，謂賓客饗食之禮。《大戴禮記·禮三本篇》云「大饗先大羹」，是也。賈疏云「謂若致饔餼及飧，禮皆有陪鼎，則鉶羹也」。案：鉶與陪鼎異，〈掌客〉及《聘禮》載致飧饔餼之禮並有陪鼎又有鉶，賈謂鉶即陪鼎，非也。鉶實三牲之湆，與《公食大夫》十六豆膮臐膊亦異。詳〈掌客〉疏。[1]〉

〈注云「大羹肉湆」者：《爾雅·釋器》云「肉，謂之羹」。《說文·　部》云「　五味　羹也」，重文羹，小篆从羔从　。《士昏禮》「大羹湆在爨」，注云「大羹湆，煮肉汁也」。大古之羹無鹽菜，今文湆皆作汁。彼《釋文》引《字林》云「湆，羹汁也」。「鄭司農云大羹不致五味也」者：《左桓二年傳》「臧哀伯曰『大羹不致昭其儉也』」，杜注云「不致五味」。《郊特牲》云「大羹不和，貴其質也」。云「鉶羹加鹽菜矣」者：明亦是肉湆而加鹽菜之和也。〈掌客〉注云「鉶，羹器也」。《公食大夫記》云「鉶芼牛藿羊苦豕薇，皆有滑」。又：《士虞記》云「鉶芼用苦若薇；有滑，夏用葵冬用荁」，

即鉶羹之菜也。互詳〈掌客〉疏。〉

甸師

甸師：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，以時入之，以共齍盛。
〈其屬，府史胥徒也。耨，芸芋也。王以孟春躬耕帝藉，天子三推，三公五推，卿諸侯九推，庶人終於千畝。庶人謂徒三百人。藉之言借也。王一耕之，而使庶人芸芋終之。齍盛，祭祀所用穀也。粢，稷也，穀者稷為長，是以名云。在器曰盛。〉

●疏〈「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」者：「說文·耒部」云「耕，　也」。《祭統》云「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齍盛諸侯　於東郊」，孔疏云「鄭云王藉田在遠郊，故甸師氏掌之。天子太陽，故南也；諸侯少陽，故東也」。《續漢·禮儀志》劉注引干寶云「古之王者，貴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而必私置藉田，蓋其義有三焉：一曰以奉宗廟，親致其孝也。二曰以訓于百姓在勤，勤則不匱也。三曰聞之子孫躬知稼穡之艱難無　也」。云「以時入之」者：賈疏云「謂麥則夏熟，禾黍秋熟；則十月穫之，送入地官神倉，故云以時入之」。曾釗云「入之之時當在九月。《呂氏春秋·季秋紀》『藏帝藉之收於神倉』，是也。疏謂十月穫之，蓋誤以《豳風》『十月穫稻』『十月納禾稼』為據耳，不知豳地晚寒所穫較遲，不足證也」。案：曾說與《月令》合，較賈為長，但經云「以時入之」，自是隨時進獻以共嘗薦耕穀，《月令》入神倉箸於季秋者，亦以一年農事畢於是月，故總記於此，非謂餘時更無入穀之事也。又案：此官所入者，入其所穫之粟於廩人、舂人也。《穀梁桓十四年傳》云「甸粟而納之三宮，三宮米而藏之御廩」，彼為諸侯禮，此王禮，則粢盛之穀當后監六宮米而藏之矣。云「以共齍盛」者，以祭穀尤重，故特著之。其實王食用六穀亦此官所共。《左成十年傳》云「晉侯欲麥，使甸人獻麥」，明甸人所共不徒祭穀矣。[1]〉

〈注云「其屬府史胥徒也」者：以經云「帥其屬」即其本職之府史胥徒可知。據後注，則主耕耨者惟徒三百人，此兼言府史胥三者，雖不主耕耨，亦從甸師監視之也。云「耨芸芋也」者：《釋文》云「芸，本或作耘」。《說文·木部》云「槈，薅器也」，耨即槈之變體。《呂氏春秋·任地篇》云「耨柄尺，其耨六寸，所以間稼也」，高注云「耨，所以耘苗也；刃廣六寸，所以入苗間也」。案：耨本為薅器之名，因之，薅禾亦謂之耨。《釋名·釋用器》云「耨以鉏嫗薅禾也」。《易·釋文》引孟喜云「耨耘除草也」，又《說文·耒部》云「　，除苗間穢也」；重文　。　或从芸。〈禾部〉云「秄　禾本，耘即　之省。芸芋即　秄之借字。《詩·小雅·甫田篇》「或耘或耔」，毛傳云「耘，

除草也。耔，雝本也」。案：芸芓義異，耨訓與芸同，而鄭兼云芓者，《漢書·食貨志》云「播種於　中，苗生，葉以上稍耨，隴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。故其詩曰「或芸或芓，黍稷儗儗」，芸，除草也；耔，附根也。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，比盛暑隴盡　根深能風與旱。據此，則耨除草即隤土以附根。芸芓事相因，故鄭兼舉以釋耨也。云「王以孟春躬耕帝藉」者：《月令》「孟春，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，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，躬耕帝藉」，鄭注云「帝藉為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也」。賈疏云「藉田之穀眾神皆用，獨言帝藉者，舉尊言之」。詒讓案：《月令》據供祭祀言之，謂之帝藉。此經據王親耕言之，謂之王藉義並通也。云「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」者，亦《月令》文。《續漢書·禮儀志》劉注引此注「公五推」上無「三」字。王念孫據《月令》孔疏述經，及唐《月令》諸書，並無三字，謂今本有三字為後人據誤本《月令》加之，其說近是。《國語·周語》，虢文公說藉田禮云「農祥，晨正日月，底于天廟，土乃脈發。先時九日，王乃使司徒，咸戒公卿百吏庶民；司空，除壇于藉。及期，王祼鬯饗醴，乃行，百吏庶民畢從。及藉，后稷監之，膳夫、農正陳藉禮，大史贊王，王敬從之。王耕一墢，班三之」，韋注云「一墢，一耜之墢也。王無耦以一耜耕。班，次也。三之，下各三其上也。王一發，公三、卿九、大夫二十七也」。《月令》疏引賈逵說同。《詩·周頌·載芟》孔疏引韋說釋之，云「然則每耕人數如《周語》，其推之數如《月令》，則王一人發而三推，公三人發各五推，卿九人發各九推，大夫推數則無文。其大夫雖多見相三之數，取二十七人為之，其士葠八十一人為之耳。《續漢志》注引盧植云「天子耕藉一發九推耒。《周禮》二耜為耦，一耦之伐廣尺深尺，伐，發也。天子及三公坐而論道參伍職事，故三公以五為數。卿、諸侯當究成天子之職事，故以九為數。伐皆三者，禮以三為文。《呂氏春秋·孟春紀》高注云「禮以三為文，故天子三推謂一發也」。又引《國語》說之，云「謂公卿大夫各三：其上公三發、卿九發、大夫二十七發也」。案：盧說當作一發三推、三發九推耒。盧孔並參取《國語》「一發班三」之文以說《月令》，盧則謂「凡發皆以三為數，班三猶言皆三也」。依其說，則王一發三推，班三之三發，通為九推；三公則一發五推，三發為十五推。卿、諸侯則一發九推，三發為二十七推也。《白虎通義·耕桑篇》引《曾子問》云「天子耕東田而三反之」，三反即三發也。盧說葠本於彼，孔氏則依賈、高、韋說，以《周語》一發為人數，而班三為下各三其上，故王一人發而三推，公三人發而五推，卿五人發而九推。賈疏云「王三推而一發，公五推而三發，卿諸侯九推而五發」。案：賈似亦用孔說，但卿諸侯五發與孔不合，疑當為九發之誤。以上諸說並於《月令》之文無迕，未知鄭意云何？至孔說大夫所發人數與賈、高、韋說同，而推數則《月令》無文，孔亦無以說之。《呂氏春秋·孟春紀》作「卿、諸侯、大夫九推」，則校《月令》多大夫二字，是以大夫推數與卿、諸侯同。《白虎通義·耕桑篇》引《祭義》云「卿大夫七推」；《續漢志》注引《月令章句》說又謂「孤卿七推，大夫

十二推」，並與《月令》不合，鄭所不取。云「庶人終於千畝」者，亦《周語》文，韋注云「終盡耕之也」。鄭引之者，證甸師率屬耕藉之事。《續漢志》注引《月令章句》云「士終畝」，與《國語》不合，不足據。云「庶人謂徒三百人」者，據敘官有徒三百人，人數眾多，故使盡耕千畝也。徒，即庶人在官者，故《周語》云「庶人」，韋注云「庶民，甸師氏所掌之民也。主耕耨王之藉田者」，義與鄭同。云「藉之言借也」者：藉正字作耤，《說文·耒部》云「耤帝耤千畝也。古者使民如借，故謂之藉」。應劭《風俗通義·祀典篇》義同。《初學記·禮部》引《月令章句》、《續漢書·祭祀志》注引薛綜《二京賦》注，釋藉田亦並從許鄭義。藉，《毛詩·載芟》敘、《國語·周語》字並作　。《呂氏春秋》〈孟春、季秋紀〉並作「帝籍田」；又〈上農篇〉云「故天子率諸侯耕帝籍田」。案：藉、籍並耤字借字，故鄭《載芟》箋云「籍之言借也。借民力治之，故謂之籍田」。孔疏及《周語》韋注亦同鄭義，明藉、籍字雖乖異，義實一也。《北堂書鈔·禮儀部》引賈逵《國語》注云「天子躬耕籍田，助民力也」。《續漢志》注引盧植云「藉，耕也。《春秋》傳曰『鄟人藉稻』，故知藉為耕也」。《漢書·文帝紀》「藉田」，顏注引應劭云「籍者，帝王典籍之常」；又引臣瓚云「親耕本以躬親為義，不得以假借為稱，籍謂蹈籍也」；顏從瓚說。據應說，以典籍為釋，則字當為籍，與《風俗通》說異。瓚說以蹈籍為釋，則字當為藉。故《後漢書·明帝紀》李注引《五經要義》云「藉，蹈也，言親自履蹈於田而耕之」，即瓚說所本。今案：許、鄭訓藉為借，即指使庶人終畝而言，其義甚精，應氏典籍之言，望文生訓，固不可通；臣瓚蹈藉之說，亦淺陋無取。而以親耕不得稱叚借，妄破鄭義，則《載芟》疏已庨其謬矣。云「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芸芓終之」者，謂王一耕三推，以發其耑，而使甸徒芸芓終其事。以王不自終其事，故謂之借。芸芓在苗生葉以後，終之者，明自芸芓以後至於穫，並庶人共其役也。《國語·周語》云「王治農於　，耨穫亦於籍」，韋注云「言王亦至於籍考課之」，則耨穫雖庶人之事，王或亦親至監視之矣。云「齍盛祭祀所用穀也」者：《祭義》云「是故昔者天子為藉千畝，冕而朱紘，躬秉耒，諸侯為藉百畝，冕而青紘，躬秉耒，以事天地山川社稷。先古以為醴酪齊盛，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」。據此，則齍盛關天地、山川、社稷，以至廟享，凡內外大小祭祀言之。阮元云「齍當為粢，經作齍盛，注皆作粢盛」。案：阮說是也，詳後。云「粢稷也」者：《爾雅·釋詁》文。《說文·禾部》云「　，稷也。重文粢」。　或從次，作又。〈食部〉云「餈，稻餅也。重文粢。　或从米」。又〈皿部〉云「齍，黍稷在器以祀者」。據許書，則齍為齍盛正字，粢為粢稷字，粢為餈之或體，三字迥別。依鄭說，則經典齍盛字並當為粢，粢即稷也。今本《爾雅》粢稷字亦从米，葢許、鄭二家說本不同。段玉裁云「粢即齍字。〈小宗伯〉『辨六齍之名物』，注云『齍讀為粢。六粢謂六穀，黍、稷、稻、粱、麥、苽』。全經內『齍』字當以此例之。此注上云『齍盛』、下云『粢稷』也。〈春人〉『齍盛之米』，

注云『齍盛謂黍稷稻粱之屬可盛以為簠簋實』。〈肆師〉『表齍盛』，注『粢六穀也；在器曰盛』。明齍皆讀為粢。〈九嬪〉『玉齍』注則云『玉敦受黍稷之器』與《說文》合。案：段謂此經「齍盛」字，鄭皆讀為粢，是也。此注絕不及从禾之粢，明與許說不同。《說文》齍字說解與下注盛訓義正同，葢亦即指祭穀，猶《毛詩·小雅·甫田》傳云「器實曰齊」，器實即謂六穀也。葢許並不以齍為器名。《韻會》引作黍稷器，非也。〈九嬪〉注因玉敦所以盛祭穀，故以玉敦釋玉齍，猶圭瓚所以盛鬯，〈大宗伯〉謂之玉鬯，非以鬯為器也。云「穀者稷為長是以名云」者，釋六穀總名、六粢之義，。《說文·禾部》云「稷，　　也五穀之長」。《白虎通義·社稷篇》云「稷，五穀之長，故立稷而祭之也」；又云「稷者，得中和之氣而用尤多，故為長也」。案：《續漢·祭祀志》劉注引《援神契》，《郊特牲》孔疏引《五經異義》、今《孝經》說，《風俗通義·祀典篇》，《獨斷》說，並同。《續漢志》注又引蔡邕《月令章句》云「稷，秋夏乃熟，歷四時、備陰陽，穀之貴者」亦其義也。程瑤田云「《月令》孟春『行冬令，首種不入』，鄭注『舊說首種謂稷』。今以北方諸穀播種先後考之，高粱最先。《管子書》『日至七十日陰凍釋而藝稷，百日不藝稷』。然則，首種為稷，稷為五穀長，故司農之官曰后稷，因之為祭穀之總名也」。案：程以《月令》首種釋稷為五穀之長，其說甚塙。賈疏以《月令》稷屬中央土，五行土為長為釋，非其義。稷即今高粱。〈釋草〉郭注以稷為粟，誤。詳〈大宰〉疏。云「在器曰盛」者：《毛詩·小雅·甫田》傳文。〈肆師〉注同。《說文·皿部》云「盛，黍稷在器中以祀者也」。《甫田》孔疏云「在器曰盛，據已盛於器也。故《桓六年·左傳》曰『絜粢豐盛』，言為穀則絜清，祀器則豐滿，是指器實為粢，在器為盛也」。案：孔說是也。凡盛者，實於器中之名；祭穀，黍稷實於簋敦，稻粱實於簠，通謂之盛。然粢盛對文則異，散文亦通。故〈閭師〉云「不耕者祭無盛」，注云「盛，黍稷也」。又，〈鬯人〉「禁門用瓢齍」，杜注云「粢，盛也」。《國語·楚語》云「天子禘郊之事，王后必自舂其粢；諸侯宗廟之事，夫人必自舂其盛」，韋注云「器實曰粢，在器曰盛」，上言粢、此言盛，互其文也，此皆以粢盛互稱，明器實與在器義得兩通，故說文齍盛二字訓義略同。惟《孟子·滕文公篇》趙注，云「粢，稷；盛，稻也」，以盛為稱，與粢稷相對，古無此訓，不可從也。〉

祭祀，共蕭茅，

〈鄭大夫云「蕭字或為茜，茜讀為縮。束茅立之祭前，沃酒其上，酒滲下去，若神飲之，故謂之縮。縮，浚也。故齊桓公責楚不貢苞茅，王祭不共，無以縮酒」。杜子春讀為蕭。蕭，香蒿也。玄謂《詩》所云「取蕭祭脂」。《郊特牲》云「蕭合黍稷，臭陽達於墻屋。故既薦然後焫蕭合馨香」。合馨香者，是蕭之謂也。茅以共祭之苴，亦以縮酒，苴以藉祭。縮酒，沸酒也。醴齊縮酌。〉

●疏〈「祭祀共蕭茅」者：以下共甸田所產之艸物疏果也。賈疏云「此祭祀共蕭者，據祭祀宗廟時有之，若共茅，外內之神俱用」。[1]〉

〈注「鄭大夫云蕭字或為茜茜讀為縮」者：臧琳云「《說文·酉部》『茜，禮祭，束茅，加于祼圭而灌鬯酒，是為茜；象神歆之也。从酉从草。《春秋傳》曰「爾貢苞茅【僖公四年中哲作包茅】不入，王祭不供，無以茜酒」』。又《詩·伐木》『有酒湑我』，傳『湑，茜之也』，箋云『王有酒則洗茜之』。則『茜酒』字本　艸从酉。據《說文》知，《左傳》作『無以茜酒』；據〈甸師〉注，知《周禮》作『祭祀共茜茅』。葢《毛詩》《周禮》《左傳》皆古文，故與六書之旨合。今《左傳》作『縮酒』，〈司尊彝〉作『數酌』，皆茜之聲近假借字。〈甸師〉云茜茅者，以茅為茜酒之用，當如字讀。鄭少贛既從《左傳》茜酒義，而復讀為縮者，恐人不識茜字，故以今文讀之」。段玉裁云「鄭大夫依或本作茜，大夫讀為縮酒之縮。《說文·酉部》有茜字，許所據同大夫也。若王獻之《辭中令帖》云「蓬茜與蘭蕙齊榮」，葢謂茜即薰字，非是。云「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」者：賈疏云「此鄭大夫之意取《士虞禮》『束茅立几東所以藉祭』」。案：賈說是也。大夫此注隱據《禮經》之苴為釋，依《士虞禮》「設饌饗神陰厭時祝取奠觶祭于苴」，即所謂沃酒其上。《左傳僖四年》，杜注云「束茅而灌之以酒為縮酒」。《國語·晉語》「置茅蕝」，韋注云「蕝謂束茅而立之，所以縮酒」。說竝與大夫同。《說文》謂加祼圭而灌鬯酒，則是祼事亦用茅。《論語·八佾》皇疏說「灌法」云「於太祖室裏爨前東向，束白茅置地上，而持鬯酒灌白茅上，使酒味　入淵泉以求神也」。皇說與許略同。葢祭初降神之祼與二祼獻尸事異。但祼圭即圭瓚用以酌鬱鬯，非束茅所加。許說與禮微迕，不知何據？至《禮經》，〈少牢特牲〉大夫士吉祭無茅苴，唯〈士虞〉喪祭有之。彼賈疏據〈司巫〉注謂天子諸侯吉祭亦有苴，大夫意或亦當然。〈士虞〉祭苴在祝酌奠後，則王禮九獻祭苴亦當在朝踐後、延尸入室時，故《通典·吉禮》謂「饋孰，尸入室時，尸舉奠舉祭酒以菁茅，謂之縮酒」，此亦用大夫義，謂祭苴在尸舉奠時也。據皇侃說，則似初降神灌鬯時已有苴。攷〈士虞〉設苴在初陳饌、未迎尸時，以相推約，義並得通也。互詳〈司巫〉疏。又案：《春官·敍官》賈疏引先鄭釋《左傳》「屏攝」，云「束茅以為屏蔽，祭神之處」，此與大夫束茅沃酒義異，而亦祭祀用茅之事，則亦此官共之矣。云「縮浚也」者：《說文·水部》云「浚，抒也」「一曰水下滴瀝」「漉，浚也」。縮、浚並與漉義同。《左傳僖四年》孔疏及《論語·憲問》邢昺疏引「浚」並作滲，《說文·水部》云「滲，下漉也」，與浚義略同。此冢上「酒滲」為文，疑作滲為是。然《釋文》云「浚，荀潤反；劉，思順反」，則劉昌宗及陸本並作浚，與孔所見本異。云「故齊桓公責楚不貢包茅王祭不共無以縮酒」者：

《左僖四年傳》，齊伐楚，楚子使與師言，管仲對曰「爾貢包茅不入，王祭不共，無以縮酒，寡人是徵」，杜注云「包，裹束也；茅，菁茅也」。《書·禹貢》荊州，「包匭菁茅」，《史記·夏本紀》集解引鄭《書》注云「菁茅，茅有毛刺者。給宗廟縮酒」。《穀梁僖四年傳》齊桓公曰「菁茅之貢不至，故周室不祭」，范注云「菁茅，香草，所以縮酒楚之職貢」。案：《穀梁》云不祭者，謂不以菁茅共祭，即《左傳》所謂王祭不共也。然菁茅荊產，當在大宰九貢祀貢之科，非甸師所共，此引以證「茜茅縮酒」之事耳。云「杜子春讀為蕭」者：段玉裁云「為當作從。凡二本字乖異，而用一廢一，曰從，如蕭，或為茜。鄭仲師從茜讀縮，杜則從蕭，是也。鄭君從杜，蕭與茅為二。大夫、許君茜茅為一」。云「蕭香蒿也」者：《郊特牲》注同。《爾雅·釋草》「蕭，萩」，郭注云「即蒿」。《說文·艸部》云「蕭，艾蒿也」「蒿鼓也」「鼓香蒿也」。《詩·王風·采葛》孔疏引陸璣疏云「蕭，今人所謂萩蒿者，是也。或云牛尾蒿，似白蒿，白葉莖麤；科生，多者數十莖。可作燭，有香氣，故祭祀以脂爇之為香。許慎以為艾蒿，非也」。云「玄謂詩所云取蕭祭脂」者，《大雅·生民》文。《毛傳》云「取蕭合黍稷，臭達牆屋，先奠而後爇蕭合馨香也」，引證祭祀有用蕭，從杜讀也。引「《郊特牲》云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薦然後焫蕭合馨香」者：今《禮記》「薦」作「奠」，「馨香」作「羶薌」；鄭彼注云「奠，謂薦熟時也，《特牲饋食》所云『祝酌奠於鉶南』，是也。蕭，薌蒿也，染以脂合黍稷燒之。羶，當為馨，字之誤也。奠，或為薦」。此引，薦從或本，馨從改讀。凡宗廟之祭有兩度焫蕭，此既薦焫蕭在饋食時，更有朝踐時燔膟膋亦焫蕭。故《祭義》云「建設朝事，燔燎羶薌，見以蕭光」，此注不言者，文不具也。云「合馨香者是蕭之謂也」者：《郊特牲》合馨香本兼黍稷及蕭二者言之，此就經舉證，故唯云蕭也。云「茅以共祭之苴亦以縮酒」者，明茅於祭有二用，苴以祭酒，與縮酒不同，不當如大夫說，以苴為縮酒也。《御覽·百卉部》引《毛詩義疏》云「白茅，茅之白者。古用包裹禮物以充祭祀、縮酒用之」。案：此官所共茅，自是畿內所生，當即《詩》之白茅也。云「苴以藉祭」者，亦據《士虞禮》有「苴」，彼注云「苴，猶藉也」，此即〈鄉師〉之「茅藉」，及〈司巫〉「藉館」之藉，詳彼二職疏。賈疏云「此甸師共茅與司巫，司巫為苴以共之，此據祭宗廟也。〈鄉師〉又云『大祭祀共茅菹』者，謂據祭天時，亦謂甸師氏送茅與鄉師為苴以共之。若然，甸師氏直共茅而已，不供苴耳」。云「縮酒沛酒也」者：沛與漉義亦同。凡酒濁者，必沛之而後可酌。共用茅者，謂之縮，不用茅者，直謂之沛。《詩·小雅·伐木》云「釃酒有衍」，又云「有酒湑我」，《毛傳》云「以筐曰釃，以藪曰湑。湑，莤之也」。孔疏云「筐，竹器也；藪，草也。漉酒者，或用筐、或用草，用草者，用茅也」。詒讓案：湑即所謂縮，釃即不用草而沛者，故用筐也。通言之，則縮亦為沛，故後鄭以沛訓縮，此與大夫說，縮酒為束茅立祭前沃酒其上者異。云「醴齊縮酌」者：〈司尊彝〉文，引之者證茅以縮酒也。〉

共野果蓏之薦。

〈甸在遠郊之外，郊外曰野。果，桃李之屬。蓏，瓜瓞之屬。〉

●疏〈

「共野果蓏之薦」者：與場人為官聯也。薦亦冢上祭祀為文。吳廷華云「薦，即《中庸》『薦其時食』之薦」。[1]〉

〈

注云「甸在遠郊之外」者：〈敍官〉注義同。賈疏云「案：〈載師〉『公邑之田任甸地，在二百里中』；《司馬法》『百里為遠郊』。今言甸在遠郊外，則是二百里中」。云「郊外曰野」者：《毛詩·召南·野有死麕》傳文、〈遂人〉〈縣士〉注，並同。《說文·里部》云「野，郊外也」。案：《爾雅·釋地》云「邑外謂之郊，郊外謂之牧，牧外謂之野」。《說文·冂部》用彼文作「郊外謂之野」，葢許、鄭所見〈釋地〉並無牧文。此注義即本於彼也。凡此經注言野者有五解，對文各有專屬，散文則可以相統。此注以甸釋野，則以野為二百里甸之專名也。〈縣師〉「徵野之賦貢」，注云「野謂甸、稍、縣、都也」。〈遂人〉「掌邦之野」注同。則距王城二百里甸，至五百里畺，通得野稱也。〈司會〉「掌國之官府，郊、野、縣、都之百物財用」，注云「野，甸稍也」；〈質人〉「野三旬」，注同彼文。郊野之外，別出縣都，則野為二百里甸，三百里稍，不兼縣、都也。又〈載師〉注引《司馬法》云「二百里為州，三百里為野，四百里為縣，五百里為都」，則野又為稍地之專名，內不及甸，外不及縣、都也。又〈鄉大夫〉「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，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，皆征之」，注云「國中，城郭中也」，則野為城郭外可知，是王城之外四郊以內，亦得稱野也。竊謂藉田當從孔、晁說，在近郊。甸師，掌田之官，不取二百里甸為名。此云「共野果蓏之薦」，果蓏出於園圃，載師「以場圃任園地」，彼場人所掌在城外郭內，此甸師所掌葢在郭外近郊之內，與藉田相近，亦有種果蓏之園地也。場人掌國之場圃，云「凡祭祀、賓客，共其果蓏」，委人「掌斂野賦，凡疏材」，注謂「草木有實者」。是場人掌附郭之疏材，委人掌六遂以外之疏材，此官掌郭外四郊以內，與彼二官內外正互相備；雖聯事通職，而地守界域則絕不相侵。若然，此野當與鄉大夫之野同，乃對城郭以內為國中言之。鄭《文王世子》注，以甸人為郊野官，義尚可通；此注則誤謂甸師以二百里甸名官，遂釋野為郊外，是直謂專據遠郊外之甸地，非也。藉田在近郊，互詳〈敍官〉疏。云「果桃李之屬蓏瓜瓞之屬」者：〈場人〉注義同。《說文·木部》云「果木實也」。又，〈艸部〉云「在木曰果，在地曰蓏」。《素問·藏氣法時論》云「五果為助」，王冰注云「五果謂桃李杏果棗也」。

瓜瓞者，《爾雅．釋草》云「瓞瓜，其紹瓞」。《詩．大雅．緜》孔疏引舍人云「瓞名，瓜，小瓜也，紹繼謂瓞子。漢中小瓜曰瓞」。案：統言之，則瓜亦得稱果。故《喪大記》注云「果，瓜桃之屬」，是也。賈疏云「案：《食貨志》臣瓚以為在樹曰果在地曰蓏，不辨有核無核。張晏以有核曰果，無核曰蓏。今鄭云『果，桃李之屬』，即是有核者也；『蓏，瓜瓞之屬』，即是無核者也，此從張晏之義」。案：《既夕記》鄭注云「實在木曰果，在地曰蓏」，則鄭亦同瓚義，賈說未然。〉

喪事，代王受眚烖。

〈

粢盛者，祭祀之主也。今國遭大喪，若云此黍稷不馨，使鬼神不逞于王。既殯，大祝作禱辭授甸人，使以禱藉田之神。受眚烖，弭後殃。

〉

●疏〈

「喪事代王受眚烖」者，與大祝為官聯也。經喪事皆通晐大小喪而言，唯此云「代王受眚烖」，則不得有后、世子、及諸小喪。故賈疏謂「專據王喪」，是也。「受眚烖」者，亦禳除之意。《說文．目部》云「眚，目病生翳也」，引申為災眚。《易．復》上六爻辭云「有災　」，《釋文》引鄭注云「異自內生曰眚，自外曰祥，害物曰災」；又引《子夏傳》云「傷害曰災，妖祥曰眚」，是也。《書．舜典》云「眚災肆赦」非此義。[1]

〉

〈

注云「粢盛者祭祀之主也」者：祭祀有粢盛牲牢酒齊，而以粢盛為主，以王藉，是粢盛所出，甸師主其地，故使掌禱祈之事也。云「今國遭大喪若云此黍稷不馨使鬼神不逞干王」者：于注例當作於，各本並誤。此釋甸師為王受眚烖所以禱神之意。賈疏云「逞，快也。使鬼神不快於王，令使王死」。云「既殯大祝作禱辭授甸人」者：〈大祝〉云「言甸人讀禱」，是也。《王制》云「天子七日而殯」。賈疏云「見〈大祝〉職，云授甸人禱辭在大斂後，大斂則殯，故知在既殯後」。云「使以禱藉田之神」者，謂藉田之中有王社、王稷，及〈籥章〉云田祖、田畯之屬，亦是也。云「受眚烖弭後殃」者：烖，注例用今字當作災。〈大祝〉注可證今本並作烖，疑後人誤依經改。謂甸師引咎自責，代受其眚災，俾　王無後殃也。〉

王之同姓有皋，則死刑焉。

〈鄭司農云「王同姓有罪當刑者，斷其獄於甸師之官也」。《文王世子》曰「公族有死罪，則磬於甸人」。又曰「公族無宮刑，獄成，致刑於甸人」。又曰「公族無宮刑，不踐其類也。刑於隱者，不與國人慮兄弟」。〉

●疏〈

「王之同姓有皋則死刑焉」者：《說文·辛部》云「皋，犯法也。从辛从自。言皋人戚鼻苦辛之憂。秦以皋似皇字改為罪」。又〈网部〉云「罪，捕魚竹网，从网非。秦吕為皋字」。案：皋、罪古今字，此經皋、罪錯出，蓋非其舊。注則皆作罪，注例用今字也。賈疏云「周姓姬，言同姓者，絕服之外同姓姬者。有皋者，謂凡五刑則刑殺不放市朝，於此死刑焉；謂死及肉刑在甸師氏。必在甸師氏者，甸師氏在疆場多有屋舍，以為隱處，故就而刑焉。案：〈掌囚〉云『凡有爵者、與王之同族，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』。此中不云有爵者，文不具」。[1]〉

〈

注「鄭司農云王同姓有罪當刑者斷其獄於甸師之官也」者：官謂甸師所治處也。賈疏云「此斷獄自是秋官，罪定斷訖，始適甸師氏而刑殺之。若然，斷獄不在甸師，後鄭不破之者，案：〈掌囚〉云『凡有爵者、與王之同族，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』，此經亦云『死刑焉』，甸師氏不斷獄顯然，故不破之」。詒讓案：先鄭意刑官就甸師官府斷獄而後刑殺也。《文王世子》云公族「其刑罪，則纖剸亦告於甸人」，鄭彼注云「纖，讀為鍼，鍼刺也。剸，割也。告讀為鞫，讀書用法曰鞫」。據此，則適甸師氏雖在獄成之後，然讀鞫之時，囚或不服，亦容別有讞斷矣。引《文王世子》曰「公族有死罪則磬於甸人」者：鄭彼注云「不於市朝者，隱之也。甸人，掌郊野之官。懸縊殺之曰磬」。引之者，明王族無大辟。經云「死」，即彼之「磬」彼諸侯。甸人即此甸師氏也。《通典·凶禮》引盧植《禮記注》云「磬，　繫也」，與此經不合，非也。引又曰「公族無宮刑，獄成致刑于甸人」，又曰「公族無宮刑不踐其類也」者：今《禮記》踐作翦，鄭彼注云「翦，割截也」，引之者，證經云刑止有墨、劓、刖三刑也。云「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」者：甸師官寺當在與藉田相近郊野之地，故云隱。《文王世子》孔疏云「若異姓，則刑之於市」，此同姓，刑於甸師隱僻之處者，不與國人謀慮兄弟也。〉

帥其徒以薪蒸役外、內爨之事。

〈役，為給役也。木大曰薪，小曰蒸。〉

●疏〈

「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饔之事」者：外內饔主饔爨，須薪蒸以共亨煮，故使甸徒取之。此官亦與彼為官聯也。其饎人饎爨炊食之薪蒸當亦甸徒所共。《國語·周語》云「甸人積薪」。《喪大記》云「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，用爨之」。甸人並即甸徒也。薪蒸又可為燎燭，故此官亦兼主燎燭之事。《左襄三十一年傳》云「甸設庭燎」。又：《燕禮》《大射儀》並云「甸人執大燭于庭」。若然，此經薪蒸亦兼共燎燭，不止共饔事，經文不具也。凡此官之薪蒸亦於四郊以內取之。共六遂以外之薪蒸則委人掌之，故彼職祭祀喪紀皆共薪蒸，二官亦互相備也。又案：《公食大夫禮》云「甸人陳鼎七」，與《少牢饋食禮》雍人陳鼎事同，是外內饔陳鼎俎之事，甸人亦役之。《公食》注謂彼甸人兼亨人，義亦得通。[1]〉

〈
注云「役為給役也」者：《廣雅·釋詁》云「役，使也」。此經凡云役者有二：一當官之屬給正長之役，如瞽矇役大師，縫人役本職之女御，是也。一異官以連事通職相役，如此官役外內饔，酒人役世婦，罪隸役百官府，蠻隸役校人，閩隸役掌畜，夷隸役牧人，貉隸役服不氏，是也。二者雖有同官異官之別，而其為給事則同。賈疏云「其徒三百人，耕耨藉田千畝，其事至閑，故兼為外內饔所役使，共其薪蒸」。云「木大曰薪小曰蒸」者：賈疏引《纂要》文，同〈委人〉注，云「薪蒸給炊及燎，麤者曰薪，細者曰蒸」。《說文艸部》云「薪，蕘也；蒸，折麻中幹也」。《月令》「收秩薪柴」，注云「大者可析謂之薪，小者合束謂之柴。薪施炊爨，柴以給燎」。案：蒸本為麻幹，借為小木之名，薪蒸即薪柴也。凡薪取大木以給炊爨，蒸柴取小木以給燎燭。《既夕》注云「燭用蒸」，是也。〉

獸人

獸人掌罟田獸，辨其名物。
〈罟，罔也。以罔搏所當田之獸。〉

●疏〈
「掌罟田獸」者：與冥氏、穴氏為官聯也。云「辨其名物」者：若《爾雅·釋獸》所釋，是也。[1]〉

〈
注云「罟罔也」者：《說文·网部》云「罟，网也」「网，庖犧所結繩，以田以漁」。

重文「 ，网或从讠」「 ，或从糸」。《爾雅·釋器》云「鳥罟謂之羅。兔罟謂之罝。麋罟謂之冓。鼠罟謂之攡。魚罟謂之罶」。案：凡捕鳥獸魚之罔，通名為罟。經云「掌罟田獸」， ，獸罟也。其鳥罟小而密者，羅氏職之；其大而疏者，則亦此官所兼掌。故《國語·魯語》云「鳥獸孕，獸虞於是乎禁罝羅」，韋注云「獸虞掌鳥獸之禁令。罝，兔罟；羅，鳥罟也」。彼獸虞疑即此獸人，亦兼言鳥罟可證。若然，〈釋器〉諸罟唯魚罟掌於獻人，餘罟此官並掌之矣。云「以罔搏所當田之獸」者：《說文·手部》云「搏索持也」。《左傳莊十一年》杜注云「搏，取也」，謂張罔遮格搏取之。當田之獸即「庖人六獻」之屬。賈疏云「案：夏官四時田獵，春用火、夏用車、秋用羅、冬用徒，四時各有其一以為主，無妨四時兼有罔取當田之獸」。〉

冬獻狼，夏獻麋，春秋獻獸物。
〈狼膏聚，麋膏散；聚則溫，散則涼，以救時之苦也。獸物，凡獸皆可獻也，及狐貍。〉

●疏〈「冬獻狼夏獻麋」者：此四時所獻者皆謂鮮獸。《左宣十二年傳》云「獸人無乃不給於鮮」，是也。[1]〉

〈注云「狼膏聚麋膏散聚則溫散則涼以救時之苦也」者：《說文·犬部》云「狼似犬，銳頭白頰、高前廣後」。又〈鹿部〉云「麋，鹿屬；冬至解角」。。《山海經·中山經》郭注云「麋似鹿而大也」。《詩·齊風·還》孔疏引陸璣疏，云「狼其膏可煎和」。賈疏云「夏苦其大熱，故獻麋；冬苦其大寒，故獻狼。案：《內則》取稻米與狼臅膏以為餌，狼之所用惟據取膏為餌食，若麋之所用則多矣」。詒讓案：「狼膏聚、麋膏散」，鄭葢目驗得之。《神農本草經》云「麋脂味辛溫」，鄭以為涼，與彼正相反，未知其審。賈疏謂「狼，山獸；山是聚，故狼膏聚。麋，澤獸；澤主銷散，故麋膏散」，義亦未塙。云「獸物凡獸皆可獻也」者：謂春秋所獻眾多，非一獸也。《詩·秦風·駟鐵》篇「奉時辰牡」，《毛傳》云「辰，時也。冬獻狼、夏獻麋、春秋獻鹿豕羣獸」，毛即本此經為說，亦以獸物為為羣獸。又：鄭《士相見禮》注云「禮有秋獻麛{{{2}}}」，葢兼據〈庖人〉「禽獻」言之。云「及狐貍」者：賈疏云「案：《內則》『狐去首，貍去正脊』，二者並堪食之物，故知獸物中兼獻」。案：賈說未得鄭恉；狐貍雖可食，然非珍異，鄭不宜偏舉之。尋此注所以別出狐貍者，葢謂獻裘材也。〈司裘〉「中秋獻良裘」「季秋獻功裘」、〈掌皮〉「秋斂皮」，則狐貍宜以秋獻可知。〉

時田則守罟。

〈備獸觸攫。〉

●疏〈「時田則守罟」者：田，即〈鄉師〉云「四時之田」，謂春蒐、夏苗、秋獮、冬狩，具〈大司馬〉職。獸人唯守罟，不掌逐射之事。[1]〉

〈注云「備獸觸攫」者：《釋文》云「攫又作擭」。《文選·南都賦》李注引《蒼頡篇》云「攫，搏也」。又，《射雉賦》注引《埤蒼》云「擭，爪持也」。案：擭，即〈梓人〉「攫網援簪」之攫。觸以角，攫、擭並以爪，義得兩通；恐獸入罔仍觸攫破罔而逸，故豫守其處，見入罔則搏取之。〉

及弊田，令禽注于虞中。
〈弊，仆也。仆而田止。鄭司農云「弊田，謂春火弊，夏車弊，秋羅弊，冬徒弊。虞中，謂虞人麓所田之野，及弊田，植虞旗於其中，致禽而珥焉。獸人主令田眾得禽者，置虞人所立虞旗之中，當以給四時社廟之祭。故曰『春獻禽以祭社，夏獻禽以享礿，秋獻禽以祀祊，冬獻禽以享烝』。又曰『大獸公之，小禽私之』。公之謂輸之於虞中。珥焉者，取左耳以致功，若斬首折馘。故《春秋傳》曰『以數軍實』。」〉

●疏〈「及弊田令禽注于虞中」者：贊致禽之事。與山虞、澤虞、甸祝為官聯也。[1]〉

〈注云「弊仆也」者：〈大司馬〉注同。《說文·犬部》云「獘，頓仆也」，弊即獘之俗體。云「仆而田止」者：此經及〈大司馬〉凡田事言弊者，並為止，其本義則皆為仆。此所仆者，通關火車羅徒，先鄭後注已詳，故此不著也。詳〈大司馬〉疏。「鄭司農云弊田謂春火弊夏車弊秋羅弊冬徒弊」者，據〈大司馬〉文，謂以火止、車止、羅止、徒止為止獵之節也。此引之者，證田止稱弊之義。云「虞中謂虞人麓所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於其中致禽而珥焉」者：《釋文》云「麓本亦作萊」。阮元云「〈山虞〉職作『萊山田之野』，此作『麓本作萊』者，依彼經所改。賈本作萊」。詒讓案：麓、萊音近字通。〈山虞〉〈澤虞〉〈大司馬〉文並作萊，此注兼約彼職文，疑故書或本有借麓為萊者，故先鄭依用之。虞中，即虞旗之中。「禽注於虞中」所謂致禽也。山虞、澤虞通稱虞人。「麓所田之野」亦兼晐山虞萊山野、澤虞萊澤野也。並詳〈山虞〉疏。云「獸人主令田眾得禽者置虞人所立虞旗之中」者：釋經「令禽注于虞中」也。《廣雅·釋詁》云「鉒，置也」。注、鉒聲類同。虞旗，〈澤虞〉職作虞旌，以旌即旗之注析羽者，故言旗不言旌，猶〈大司馬·蒐田〉章，注言「虞人植旌」，以旌晐旗也。云「當以給四時社廟之祭」者，即據〈大司馬〉為說。社謂社祊，廟謂禴烝。云「故曰春獻禽以祭社夏獻禽以

亨禴秋獻禽以祀祊冬獻禽以享烝」者：〈大司馬〉文。浦鏜云「〈大司馬〉職『禴』作『礿』，下『獻』作『致』」。賈疏云「此祭並非四時常祭，以田獵得禽牲，因享祭之耳」。案：詳〈大司馬〉疏。云「又曰大獸公之小禽私之」者，亦〈大司馬〉文。云「公之謂輸之於虞中」者：此兼釋〈大司馬〉文，明此云「令注禽于虞中」即彼云「大獸公之」也。云「珥焉者取左耳以致功若斬首折馘」者，此兼釋〈山虞〉文，亦據〈大司馬〉云「獲者取左耳」。《詩·大雅·皇矣》篇「攸馘安安」，《毛傳》云「馘，獲也。不服者，殺而獻其左耳曰馘」。《說文·耳部》云「聝，軍戰斷耳也。《春秋傳》曰『以為俘聝』。重文馘，聝或从首」。又：〈又部〉引《司馬法》曰「『載獻聝』，聝者，耳也」。先鄭意四時大田本以習戰，故獲禽取左耳，亦法戰伐俘獲斬首取左耳也。以致功者，謂致其多獲之功。云「故春秋傳曰以數軍實」者：《左隱五年傳》云「三年而治兵，入而振旅，歸而飲至，以數軍實」，杜注云「飲於廟以數車徒器械、及所獲也」。引之者，證田獵數所獲禽獸亦為數軍實之事。賈疏云「案：〈襄二十四年〉，楚薳啓彊如齊聘，『齊社，蒐軍實，使客觀之』，注云『蒐，數軍實兵甲器械』，與〈隱公〉傳『數軍實』一也。若然，注、傳兵甲器械與斬首折馘不同者，兵甲器械自為軍實；至於斬首折馘亦是軍實，仍於生執囚俘，亦為軍實。是以，〈僖公三十三年〉晉捨秦囚，先軫曰『墮軍實』，是也」。案：賈引《襄二十四年左傳》注，蓋賈、服義。〉

凡祭祀、喪紀、賓客，共其死獸生獸。
〈共其完者。〉

●疏〈
「凡祭祀喪紀賓客共其死獸生獸」者，與囿人為官聯也。李鍾倫云「生獸則獸人直供與庖人，死獸則付之腊人，或鮮之或乾之以共庖人之用也。但言祭祀賓客喪紀等，不言王膳者，省文，實王膳亦在其中」。[1]〉

〈
注云「共其完者」者：完，謂不肆解者，下文云「凡獸入于腊人，或全乾之，或解肆乾之，是有完、有不完者，此獸人死生兼共，則皆完者也。故知此是完者。〉

凡獸入于腊人，
〈當乾之。〉

●疏〈

注云「當乾之」者：此謂死獸也。此官入之腊人，腊人乾之為脯、腊等，又入之膳府也。〉

皮毛筋角入于玉府。
〈給作器物。〉

●疏〈
「皮毛筋角入于玉府」者，明殺獸則當入其物也。〈冥氏〉云「若得其獸，則獻其皮、革、齒、須、備」，彼不獻筋角，此又不入齒須等者，皆互文見義，要隨所有通入之可知。[1]〉

〈
注云「給作器物」者：《左隱五年傳》云「鳥獸之肉不登於俎，皮革齒牙、骨角毛羽不登於器」，則公不射，明此皮毛筋角亦以中作器物，故入之玉府也。〈廛人〉云「凡屠者，斂其皮角筋骨，入于玉府」，注云「以當稅，給作器物也」。此注不云當稅者，彼屠者為市民私畜，故有稅；此官掌田獸為公家物，不必入稅故，但入皮毛筋角以共用而已。賈疏云「獸人所得禽獸，其中皮毛筋　，擇取堪作器物者，送入於玉府，擬給百工飾作器物」。〉

凡田獸者，掌其政令。

●疏〈
「凡田獸者掌其政令」者：此謂公私小田獵於四時，大田之外特取獸者也。〈迹人〉云「凡田獵者受令焉」，注云「令謂時處也」，此政令亦謂所宜田之時與處，及爭訟厲禁之事，此官並掌之，與迹人為官聯也。賈疏云「謂田獵取獸禽者，所有政令獸人掌之，以其知田獵之法故」。〉

獸人

獸人：掌以時獻為梁。
〈
《月令・季冬》「命漁師為梁」。鄭司農云「梁，水偃也。偃水為關空，以笱承其空。《詩》曰『敝笱在梁』」。〉

●疏〈

「掌以時斂為梁」者：《禮運》注引斂並作漁。古用叚字，今用正字也；詳〈敍官〉疏。賈疏云「取魚之法歲有五。案：《月令·孟春》云『獺祭魚』，此時得取矣，一也。〈季春〉云『薦鮪於寢廟』，二也。又案：〈鼈人〉云『秋獻龜魚也』。《王制》云『獺祭魚，然後虞人入澤梁』，與《孝經緯援神契》云『陰用事，木葉落，獺祭魚』同時是十月取魚，四也。獺則春冬二時祭魚也。案：《潛》詩云季冬薦魚，與《月令·季冬》漁人始漁同，五也。是一歲三時五取魚，唯夏不取。案：《魯語》云『宣公夏濫於泗淵』，以其非時，里革諫之，乃止」。案：《王制》孔疏謂「正月雖獺祭魚，虞人不得入澤梁」，與賈說異，未知孰是。竊謂賈一歲三時五取魚之說，襍摭舊文言之，實則四時賓祭，隨月皆可取魚，惟夏濫之禁，《國語》有明文。《周書·大聚篇》云禹之禁，「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，以成魚鼈之長」，亦可證夏不取魚之說。然大祭祀，賓客俎實有鮮魚，則亦自有特取魚之法，固不在禁例矣。[1]〉

〈

注引《月令·季冬》「命漁師為梁」者：賈疏云「案：《月令·季冬》云『命漁師始漁，天子親往』，此注云『季冬，命漁師為梁』，文句不同者，鄭以此經有梁字，故於《月令》以義取之，非是《月令》正文」。案：賈說是也。鄭引《月令》者證此官即彼漁師也。《呂氏春秋·季冬紀》高注，亦云「漁師，掌漁官」。《大戴禮記·夏小正》云「十二月虞人入梁」，疑鄭或兼采彼文。但彼虞人當為澤虞川衡之屬，非此斂人也。又：《國語·魯語》云「古者大寒降，土蟄發，水虞於是乎講罛罶、取名魚、登川禽，而嘗之寢廟，行諸國人，助宣氣也」，韋注云「土蟄發謂立春建寅之月，蟄始震也。水虞，漁師也，掌川澤之禁令。《月令》季冬始漁乃嘗魚，先薦寢廟。唐云孟春誤矣」。案：韋以水虞為漁師，則亦即此斂人。然《月令·孟冬》有「命水虞漁師」之文，二官並命，則水虞疑當為夏正之虞人，非即漁師也。韋云「掌川澤之禁令」，則亦兼據川衡職為釋。葢二官本聯事通職，未能質定也。又：韋意似謂孟春雖得取魚，而嘗魚之時當依《月令·季冬》，故庾唐固以為孟春之誤。然依《毛詩·周頌·潛》敍，則冬春皆有薦魚之事，故此經後文亦云「春獻王鮪」，唐說不誤，韋為失糾也。「鄭司農云梁水偃也偃水為關空以笱承其空」者：《釋文》出水堰云「徐本作匽」。阮元云「《說文·匚部》『匽，匿也』；〈人部〉『偃，僵也』。是『水偃』字當從徐本作匽」。賈疏云「謂偃水兩畔，中央通水為關孔。笱者，葦薄，以薄承其關孔。魚過者，以薄承取之」。詒讓案：《說文·木部》云「梁，水橋也」。《毛詩·邶風·谷風》傳云「梁，魚梁」。葢梁本為橋梁，引申為取魚之梁，魚梁絕水為之。《爾雅·釋宮》云「隄謂之梁」。《詩·衞風》

「有狐綏綏，在彼淇梁」，毛傳云「石絕水曰梁」。《王制》「澤梁」，注云「梁，絕水取魚者」。水偃即謂絕水也，與《左襄二十五年傳》「偃豬」之偃，義略同。〈宮人〉注作「匽豬」，故徐邈本此注亦作「水匽」。《釋名·釋水》云「潘，術也，偃水使鬱術也，魚梁、水碓之謂也」。《毛詩·魚麗》傳云「士不隱塞，庶人不數罟」。《詩·釋文》「隱本又作偃」，偃即障塞水流之義，字又作隁、堰、　　。《廣雅·釋宮》云「相揩隁也」。《後漢書·董卓傳》「偽立　　，以為捕魚」，李注引《續漢書》，　　作堰，並同。笱者，《說文·句部》云「笱，曲竹捕魚笱也」。《淮南子·兵略訓》云「魚笱門」，高注云「竹笱所以捕魚。其門可入而不得出」。葘竹及葦薄皆可以為笱。為魚梁者，先以土石壅水使不流，而後於梁中開為關空，使魚得從中出，以入於笱。關空者，關與門關字同義。空、孔古今字。言於魚梁閒為門孔，可開閉，而後以笱承其孔以遮魚也。《夏小正》傳云「梁者，主設罔罟者也」，則梁亦可設罔罟，不徒設笱矣。引《詩》曰「敝笱在梁」者，《齊風·敝笱篇》文。引以證梁有空，當以笱承之也。〉

春獻王鮪。

〈

王鮪，鮪之大者。《月令·季春》「薦鮪於寢廟」。〉

●疏〈

「春獻王鮪」者：《毛詩·周頌·潛》敍亦云「春獻鮪」，鄭箋云「春鮪新來獻之者，謂於宗廟也」。[1]〉

〈

注云「王鮪鮪之大者」者：《說文·魚部》云「鮪，鮥也。《周禮》『春獻王鮪』」。《爾雅·釋魚》云「鮥，鮛鮪」，郭注云「鮪，鱣屬也。大者名王鮪，小者名鮛鮪」。《詩·衞風·碩人》，孔疏引陸璣疏云「鮪魚形似鱣而色青黑，頭小而尖似鐵兜鍪，口在孔疏作「口亦在」頷下，其甲可以摩薑；大者不過七八尺，益州人謂之鱣鮪。大者為王鮪，小者為鮛鮪，一名鮥。肉色白，味不如鱣也」。又云「鱣鮪出江海，三月中從河下頭來上」。《水經·河水篇》，酈注云「鞏縣北有山臨河，其下有穴謂之鞏穴。直穴有渚，謂之鮪渚。成公子安《大河賦》曰「鱣鯉王鮪，暮春來遊」。《周禮》『春薦鮪』，然非時。及佗處則無，故河自鮪穴已上又兼鮪稱」。引《月令·季春》「薦鮪于寢廟」者，證此春獻鮪亦謂季春也。《大戴禮記·夏小正》云「二月祭鮪。鮪之至有時，美物也。鮪者，魚之先至者也」，彼以祭鮪在仲春，與月令不同者，葘所聞有異。凡薦時物於寢廟，皆獻於廟後之寢。詳隸僕疏。〉

辨魚物，為鱻薨，以共王膳羞。
〈鮮，生也。薨，乾也。〉

●疏〈
「辨魚物」者：魚種類緐多，辨別其物色，若《爾雅・釋魚》，是也。云「為鱻薨」者：《釋文》云「薨，本又作槁」，案：槁、熇字同，熇正字，薨叚字。〈庖人〉亦作薨，詳彼疏。《曲禮》云「熇魚曰商祭，鮮魚曰脡祭」。又：《內則》「免薨」，彼《釋文》云「本又作熇」，槁，即熇之變體。《國語・魯語》「里革曰『稍魚鼈以為夏槁』」，韋注云「槁，乾也」。云「以共王膳羞」者：擇其中膳羞者而共之。賈疏云「此所共者，共於膳夫以共王」。[1]〉

〈
注云「鮮生也」者：〈庖人〉，先鄭注云「鮮謂生肉」，魚肉通稱。經作鱻、注作鮮者，亦經用古字、注用今字之例。詳〈庖人〉疏。《大戴禮記禮・三本篇》《荀子・禮論篇》並云「大饗俎生魚」，《樂記》生作「腥」，《少儀》又有「濡魚」，並用鮮魚也。云「薨乾也」者：〈庖人〉，先鄭注云「薨謂乾肉」，亦魚、肉通稱。此薨魚即〈庖人〉〈籩人〉之「鰪」也。〉

凡祭祀、賓客、喪紀，共其魚之鱻薨。凡歛者，掌其政令。凡歛征入于玉府。
〈鄭司農云：「漁征，漁者之租稅，漁人主收之，入於玉府。」〉

●疏〈
「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魚之鱻薨」者，與川衡為官聯也。賈疏云「此所共者，共內、外饔，以其膳夫不掌祭祀之事」。云「凡歛者掌其政令」者：謂公私隨時取魚之事。賈疏云「凡取魚者所有政令，皆漁人掌之，以其知取之時節及處所」。[1]〉

〈
注「鄭司農云漁征漁者之租稅漁人主收之入于玉府」者：此亦注用今字，作漁也。于，亦當作「於」。〈大司徒〉注云「征，稅也」。凡漁者之租稅有二：一為大宰九賦之澤賦，即占受川澤之地稅；一為大宰九職之貢，即漁者一家之力征。二者通謂之漁征。若《月令》云「孟冬，乃命水虞、漁師，收水泉池澤之賦」。《玉藻》云「年不順成...關梁不租」，明成年梁有租也。《管子・輕重甲篇》亦有「澤魚之正」，正、征字通。〈

遂師〉云「入野職、野賦于玉府」，漁征，即川澤之職賦，故亦入玉府矣。賈疏云「謂近川澤之民，於十月獺祭魚之時，其民亦得取魚、水族之類，其中鬚骨之事堪飾器物者，所有征稅，漁人主收之，送入于玉府以當邦賦也」。吳廷華云「鬚骨之征，〈閭師〉所謂『任虞以澤事，貢其物』，葢正賦也。此疏謂其當邦賦，是本〈鏖人〉斂皮骨注言之，葢鄭以賦為口率出泉，而〈大宰〉山澤之賦則又鄭所謂斥賣楚本作「庶賣」賦泉，故以皮角為代賦。其說與〈閭師〉顯背，此疏又舉為說，非也」。案：吳說是也。此漁征當以魚物為稅，但鮮薨中膳羞者，當入膳府，故賈謂入玉府者為鬚骨之屬，猶鏖人斂珍異入膳府，屠者皮角筋骨乃入玉府也。但魚鬚骨中用者少，或當兼有泉貨耳，賈此說本不誤。但依鄭說，此漁民亦應有口賦，當計口入泉，故賈據角人諸職有當邦賦之說，不知口賦即九職之貢，本貢物而不率泉，則鬚骨即為正賦，不必云「當賦」也。角人諸職以物當邦賦者，皆別有義例，詳彼疏。〉

鼈人

鼈人：掌取互物；
〈鄭司農云「互物謂有甲鬲胡龜鼈之屬」。〉

●疏〈
注「鄭司農云互物謂有甲鬲胡龜鼈之屬」者：丁晏云「《釋名》『胡，互也，在咽下垂，能斂互物也。鄭以互物為鬲胡，取聲相近也」。盧文弨云「《呂氏春秋·孟冬紀》，『其蟲介』，高誘注『介，甲也，象冬閉固皮漫胡也』，漫與鬲　義同。《廣雅·釋詁》，『鬲，當也』，葢如器之有葢。《莊子·說劒篇》，『曼胡之纓』，此『當』與古係冠者殊，必擁其頸與頷下而為之，故亦取名於此耳」。案：丁、盧說是也。此即〈大司徒〉〈大司樂〉之介物，先鄭以經不云介物而云互物，明取鬲胡為義。互又與沍通：《左傳昭四年》，杜注云「沍，閉也」，孔疏亦引此經互物為釋。彼沍為閉，猶《釋名》云「斂，互也」。《釋名·釋飲食》又云「胡餅作之，大漫沍然也」。鬲胡、漫胡、曼胡、漫沍，皆形容之語，聲義並同。《說文·网部》云「鬲，平也」。又，〈　　部〉云「芾，相當也」。芾與鬲，聲義亦相近，葢介物皮甲周币斂合上下，必相當也。《釋文》引干注云「互，對也」，互對即兩甲相當之義。掌蜃掌斂互物，後鄭注云「互物，蚌蛤之屬」，干說與彼略同。葢龜鼈蚌蛤同為介蟲，亦並稱互物。二鄭及干義得兩通矣。〉

以時簎魚鼈龜蜃，凡貍物。
〈蜃，大蛤。鄭司農云「簎，謂以杈刺泥中搏取之。貍物，龜鱉之屬，自貍藏伏於泥中

者」。玄謂，貍物，亦謂鱴刀含漿之屬。〉

●疏〈

「以時簎魚鼈龜蜃」者：賈疏云「即下經春獻鼈蜃。若然，簎魚鼈據所取，下經據所獻，其時一也」。[1]〉

〈

注云「蜃大蛤」者：〈醢人〉《地官・敍官》〈赤友氏〉注並同。《國語・晉語》韋注云「小曰蛤，大曰蜃，皆介物蚌類也」。《說文・虫部》云「　　，蜃屬，有三，皆生於海。　　厲，千歲雀所化，秦人謂之牡厲。海　　者，百歲燕所化也。魁　　，一名復絫，老服翼所化也」。賈疏云「《月令》云『雉入大水化為蜃』者，是也，對雀入大水化為蛤為小蛤」。《釋文》引干注云「蜃，鮹類」。案：《說文・魚部》云「鮹，鰡也」。《爾雅・釋魚》云「鰡，鮹」，郭注云「今泥鮹」，則與蜃異物，干氏所說未詳其義。鄭司農云「簎謂以杈刺泥中搏取之」者：《說文・手部》云「簎，刺也。《周禮》曰『簎魚鼈』」。惠士奇云「《說文》說本司農。《國語・魯語》『豜魚鼈以為夏槁』作豜。《莊子・則陽篇》『冬則擉鼈於江』作擉。《列子・仲尼篇》『牢籍庖廚之物』作籍，殷敬順《釋文》謂『籍，本作簎，以竹木圍繞叉刺也』。案：簎乃《西京賦》所謂『叉蔟之所擽觭』，《東京賦》『璅瑣不蔟』，謂貍物也」。阮元云「作簎為正字，作籍為聲借字。《說文》『簎，從手，籍省聲』，故《列子》竟省手作籍也」。呂飛鵬云「韋昭《國語》注『豜，　　也』，宋庠《補音》『豜或作擉，又作籍』。蓋簎為正字，豜、擉為同聲通用字」。案：惠、阮、呂說是也。豜、擉、籍，並與簎同。《西京賦》之叉蔟與　　同，叉即此注之杈。《玉燭寶典》引孔晁《國語》注云「豜，叉取之也」。《文選》潘岳《西征賦》「挺叉來往」，李注云「叉，取魚叉也」。〈掌蜃〉注引漢時東萊方言，以蛤灰為叉灰，葢亦以叉取之。《初學記・漁部》引《纂文》云「銛鐵有鉅，施竹頭以之擲黿鼉」，疑即所謂杈矣。云「貍物龜鼈之屬自貍藏伏於泥中者」者：呂飛鵬云「《說文・豸部》『貍，伏獸，似貙』。《釋文》於此經音莫皆反，則讀如埋。《說文》無埋字，〈艸部〉『薶，瘞也』，此經葢省作貍。〈大宗伯〉『貍沈』，注云『祭山林曰埋』，此其例也」。案：呂說是也；凡此經薶藏字皆借貍為之，注或作埋，則薶之俗也。先鄭意經貍物即謂龜鼈諸互物自貍者；然經前言龜鼈、後別言貍物，則貍物不止龜鼈之屬，故後鄭補其義。云「玄謂貍物亦謂鱴刀含漿之屬」者：《爾雅・釋魚》「鰼，鱴刀」，郭注云「今之鱲魚也，亦呼為魦魚」。又云「蚌，含漿」，注云「蚌，即蜃也」。《說文・魚部》云「鱲，飲而不食，刀魚也。九江有之」。賈疏云「觀此，鄭意鱴刀為一物，蚌為含漿亦一物。孫氏注《爾雅》，刀魚與鱴別，非鄭意」。惠士奇云

「鱴刀，鮆魚也，康成蓋謂魚之貍者多此類，不獨龜蜃為然。含漿乃蛤耳，非與魚同類，其為貍物則一也」。案：惠說是也。〉

春獻鼈蜃，秋獻龜魚。
〈此其出在淺處可得之時。魚亦謂自貍藏。〉

●疏〈
「秋獻龜魚」者：《月令·季夏》「命漁師伐蛟取鼉，登龜取黿」，彼注引此經及〈龜人〉曰「凡取龜用秋時」，而釋之云「是夏之秋也，作《月令》者以為此秋據周之時也。周之八月，夏之六月，因書於此似誤也」。是《月令》登龜與此經異時，故鄭庾其誤。《玉燭寶典》引王肅說，則云「《周官》獻龜，於秋當獻，故於末夏而命義亦通」。[1]〉

〈
注云「此其出在淺處可得之時」者：鼈蜃龜魚等，貍藏時不可叉籍，必俟其出在淺處時而後可得，故或春或秋各隨其時也。云「魚亦謂自貍藏」者：亦謂鱴刀之屬。賈疏云「若不自貍藏則在上，漁人取之矣。故知此魚與龜鼈是自貍藏者也」。〉

祭祀，共蠯、蠃、蚔，以授醢人。
〈蠃，蜾蠃。鄭司農云「蠯，蛤也」。杜子春云「蠯，蜂也。蚔，蛾子。《國語》曰『蟲舍蚔蜼』」。〉

●疏〈
「祭祀共蠯蠃蚔以授醢人」者：與川衡為官聯也。賈疏云「案：〈醢人〉有蠯醢、蠃醢、蚔醢，故以此三者授醢人」。[1]〉

〈
注云「蠃，蜾蠃」者，〈醢人〉注同。《爾雅·釋魚》「蚹蠃，蜾蠃」，郭注云「即蝸牛也」。王應麟《周書·王會篇》補注引《尚書大傳》「鉅定蠃」，鄭注亦云「蠃，蝸牛也」。案：今語以水生者為蠃，陸生者為蝸牛，古人蓋無此分別。凡經典之言蚹蠃、言蠃，注家訓為蝸、為蝸牛者，皆當為水蠃。《說文·虫部》云「蠃，一曰虒蜾」；又云「蝸，蝸蠃也」。蝸蠃疊韻，蠃亦可單言蝸，故。「蠃醢」，《內則》及《士冠禮》注引今文《禮》並作蝸醢。《文選》張衡《東京賦》云「獻鼈蜃與龜魚供蝸蠯與菱芡」，

彼賦正用此經。葢平子亦以蠃為蝸；薛綜注云「蝸，螺也」，螺即蠃之俗。《爾雅》「蚹蠃，蜾蠃」與「蠃小者，蛹」文相比屬，足證其同為水蠃。若陸生之蝸牛，則《本草經》謂之陵蟨，腥穢不入食品，〈醢人〉蠃醢必不用是矣。「鄭司農云螷蛤也」者：〈醢人〉注同。《爾雅·釋魚》云「蜌螷」。《廣雅·釋魚》云「蜌蛤，蒲盧也」，是螷即蜌，亦通謂之蛤也。「杜子春云螷蜂也」者：《釋文》云「蜂，字又作蚌」。案：蜂即蚌之異文。〈掌蜃〉注亦作「蚌」。《既夕禮》「蜱醢」，鄭注云「蜱，蜂也」，蜱與螷同。《爾雅·釋魚》郭注云「今江東呼蚌長而狹者為螷」。《說文·虫部》云「蚌，蜃屬」「螷，蜌也。脩為螷，圓為蠙」。又云「蠙，蚌屬」，是螷亦為蜂也。《漢書·地理志》顏注云「蛤，似蚌而圓」。綜校諸說，是脩者為螷為蜂，圓者為蜃為蛤為蠙，而螷則其尤狹長者。先鄭以螷為蛤，散文通耳，杜以螷為蜂，與《說文》脩為螷，合其義較析。故後鄭《既夕》注亦從之。賈疏謂蜂蛤一物，非也。云「蚳蛾子」者：〈醢人〉注同。《內則》「蚳醢」，鄭注云「蚳，蚍蜉子也」。《爾雅·釋蟲》云「蚍蜉，大螘；小者螘」「其子蚳」，郭注云「蚳，蟻卵」。《夏小正·二月》「抵蚳」，傳云「抵，猶推也；蚳，螘卵也，為祭醢也」。《說文·虫部》云「蚳，螘子也。周禮有蚳醢」「蛾，羅也」「螘，蚍蜉也」。案《爾雅·釋文》引《說文》蛾作蟻，與〈蚰部〉　　為蠶　　字別。引《國語》云「蟲舍蚳蝝」者：〈魯語〉里革語，韋注云「蚳，蟻子也，可以為醢。蝝，蝙陶也，可以食。舍不取也」。《說文·虫部》云「蝝，復陶也。劉歆說『蝝，蚍蜉子』；董仲舒說『蝗子也』」。案：《爾雅·釋蟲》郭注，《宣十五年公羊》何注，《左傳》杜注及孔疏引李巡《爾雅》注，《漢書·五行志》引劉向說，並與董同。依劉歆說，則蝝與蚳異名同物。《祭統》「陸產之醢」，鄭注以為蚳蝝之屬，則似從劉歆說，若蝗子害稼，不宜舍之，且不聞可為醢也。賈說依董說，以蝝為蝗，謂與蚳別，連引之恐非鄭意。〉

掌凡邦之籍事。

腊人

腊人：掌乾肉，凡田獸之脯、腊、膴、胖之事。
〈大物解肆乾之，謂之乾肉，若今涼州烏翅矣。薄析曰脯，捶之而施薑桂曰鍛脩。腊，小物全乾。〉

●疏〈
「掌乾肉」者，通牲獸言之也。云「凡田獸之脯腊膴胖之事」者：田獸即〈庖人〉六獸

之屬，獸人所入者也。蓋此官本正掌共田獸之肉。田獸不皆生得其肉，鮮少乾多，以其習於乾肉之事，故并使掌家牲之乾肉。若家牲之腥肉，則自有庖人、內外饔共之，非此官所掌也。其獸肉則腥乾兼掌，故賈疏引《鄭志》云「趙商問『腊人掌凡乾肉，而有膴胖何？』，鄭荅『雖鮮亦屬腊人』」。姜兆錫云「牢鼎之實，腊與鮮腊為二鼎，則腊人掌乾肉，自有枯潤之不同也」。案：姜說是也。《士昏禮》及《聘禮》《公食大夫禮》並有「鮮腊」，《既夕禮》又謂之「鮮獸」，注云「鮮，新殺者」，此膴胖蓋亦以獸肉之新殺者制之矣。阮元云「『膴胖之事』四字疑衍文。下經膴胖始有注，若於此先言膴胖，二鄭、杜氏、康成當於此下注矣。《釋文》出胖字音於豆脯之下，則陸本尚未誤衍，此疏引趙商問腊人掌凡乾肉，而有膴胖何？亦據下文言之」。案：阮據《釋文》校，於義近是。〈甸祝〉疏亦引此經「掌凡田獸之脯腊」，而此疏標起止，則有「之事」二字；或是後人竄改，非賈氏之舊。但有此四字，於義亦尚可通，未敢專輒刪定也。[1]〉

〈

注云「大物解肆乾之謂之乾肉」者：凡牲獸大者不易乾，故必解肆其骨體，而後乾之以為俎實。《禮經》謂之「乾肉折俎」。解肆謂亦若腥牲有豚解七體、體解二十一體之等也。詳〈內饔〉疏。散文通言凡脯腊之屬並為乾肉，大物乾肉亦通謂之腊。《少牢饋食禮》云「腊用麋」，是也。對文析言則乾肉之異於腊者，一解肆、一全乾也。又異於脯脩者，一體折為俎實，一薄析為籩實也。姜兆錫云「首句言乾肉，而下句乃指田獸言之則是牲肉」。案：此乾肉鄭不別牲獸，賈謂專屬獸肉，姜則謂專屬牲肉。今諦審經言，凡田獸以下為區別之文，則乾肉自當兼含牲獸，賈姜二義相兼乃備。《禮經》所言者，則皆三牲之肉，《士冠禮》始醮、再醮有脯醢，三醮乃有乾肉折俎，注云「乾肉，牲體之脯也，折其體以為俎」。《士虞記》注義同。然則，此官牲獸兼掌乾肉之義，與《禮經》亦不異也。云「若今涼州烏翅矣」者：《士虞記》「乾肉」注義同。烏翅蓋漢時涼州所出乾肉，亦解肆牲體而乾之，故鄭以為況。烏翅，名義未詳。云「薄析曰脯」者：《說文·肉部》云「脯，乾肉也」。《內則》注云「脯，皆析乾肉也」。案：散文脯與乾肉亦通稱。凡脯，牲獸兩有，《內則》有鹿脯、田豕脯、麋脯、麕脯，此獸脯也。又有脯羹，注謂析乾牛羊肉，此牲脯也。《齊民要術》「作脯法」，云「用、牛、羊、麞、鹿、野豕、豬肉，或作條、或作片」，鄭云「薄析」即謂作片，故後注謂「胖之言片析肉」意。《鄉射禮記》云「薦脯用籩五膱，膱長尺二寸」。膱，《鄉飲酒記》又謂之挺，皆片析之名。其長逾尺則雖片析又近於條矣。云「捶之而施薑桂曰鍛脩」者：〈內饔〉注云「脩，鍛脯也」。《郊特牲》云「大饗尚腶脩而已矣」。《有司徹》注云「腶脩，擣肉之脯」。又：《內則》注云「腶脩，捶脯施薑桂也」；又云「捶擣之也」。案：腶即鍛之俗，《昏義》字又省作段。《淮南子·道應訓》，高注云「捶，鍛擊也」。葢脩

亦薄析乾之與脯同，故《少儀》「束脩」，孔疏謂即十脡脯，是亦片析為臘之證。但，既析乾之後，又捶擣之使堅實，而加薑桂以助其辛烈之味，是曰鍛脩。《內則》說八珍之熬，亦先捶之，而屑薑桂洒諸上，而鹽之，乾而食之，作鍛脩法蓋與彼略同。凡脩亦牲獸兩有。互詳〈膳夫〉〈內饔〉疏。云「腊小物全乾」者：《說文·日部》云「昔，乾肉也」，重文　，籀文从肉。《釋名·釋飲食》云「腊，乾肉也」。案：小物全乾，謂小禽獸之屬不解肆者。若〈庖人〉注云「腒乾雉」、《既夕禮》注云「士腊用兔」，是也。賈疏云「案：《特牲》云『陳鼎于門外，楹在其南，南順，實獸于上』。又云『宗人舉獸尾賈疏句後原有「告備」二字。』，是其全者，士用兔是其小物全乾。《少牢》用麋，不云舉獸尾，則未全。若然，則天子諸侯之所用雖無文，其獸必大，亦不必全。今云全者，據有全者耳」。案：賈說是也。《易·噬嗑·六三》爻辭云「噬，腊肉」；又〈六五〉云「噬，乾肉」，彼《釋文》引馬融云「晞於陽而煬於火曰腊肉」。是腊與乾肉不同。但《禮》經凡言腊者，皆田獸，田獸之中，若麋鹿之屬亦有大物，自當解肆乾之，不必皆全，則亦通謂之腊。故《莊子·外物篇》說「任公子得大魚，離而腊之」，是即析乾者也。散文腊乾義通，故許劉並以乾肉詁昔矣。〉

凡祭祀，共豆脯、薦脯、膮、胖，凡腊物。

〈脯非豆實，豆當為羞，聲之誤也。鄭司農云「膮，膺肉」。鄭大夫云「胖讀為判」。杜子春讀胖為版。又云「膮胖皆謂夾脊肉」。又云「禮家以胖為半體」。玄謂：《公食大夫禮》曰「庶羞皆有大」。《有司》曰「主人亦一魚，加膮祭于其上」。《內則》曰「麋鹿、田豕、麕皆有胖」，足相參正也。大者，胾之大臠。膮者，魚之反覆。膮又詁曰大，二者同矣，則是膮亦牒肉大臠。胖宧為脯而腥，胖之言片也，析肉意也。《禮》固有腥脥爓，雖其有為孰之，皆先制乃亨。〉

●疏〈

「凡腊物」者，即獸腊載於俎者也。[1]〉

〈

注云「脯非豆實豆當為羞聲之誤也」者，以豆盛濡物，與脯為乾肉，不相應也。古音豆在侯部，羞在尤幽部，合音相近，故云聲之誤。賈疏云「案〈籩人〉職有栗脯，則脯是籩實，故云脯非豆實也。知豆當為羞者，案：〈籩人〉職云『凡祭祀，共其籩薦羞之實』。鄭云『未飲未食曰薦，已飲已食曰羞』，羞薦相對。下既言薦脯，明上當言羞脯也」。案：依鄭、賈說，則羞脯者，謂加籩羞籩之實，薦脯者，謂朝事饋食之籩實。則二者皆主籩而言也。據《爾雅·釋器》云「竹豆謂之籩」，是籩亦可稱豆。而鄭必破豆為羞者，

以此經凡言籩豆者，皆塙為二器，不相叚借，不可援彼釋此也。易祓、陳友仁、姜兆錫、江永，竝據《王制》「天子歲三田一為乾豆」之文，證此豆脯不必破字。攷《王制》，鄭注云「乾豆，謂腊之以為祭祀豆實也」。賈〈醢人〉〈甸祝〉、及《鄉射禮》疏、《王制》孔疏，並謂脯非豆實，而別據〈醢人〉注，云「作醢及臡者，必先搏乾其肉」，釋乾豆之義。此與易、陳諸說可互通。惠士奇又據《內則》「脯羹」，證脯可為豆實。依諸家說，則脯雖不盛於豆，而以脯為醢為羹，則不妨為豆實，此皆不破字而說，尚可通，附著之以廣異義。「鄭司農云膴膮肉」者：〈內饔〉注同。「鄭大夫云胖讀為判杜子春讀胖為版」者：段玉裁云「判、版、胖，古音同在元寒桓刪山先部，兩「讀為」疑當作「讀如」，此擬其音不必易其字；其字從肉則正字也。《說文·半部》胖字下曰『半體肉也』。膴字下曰『《周禮》有膴、判』」。案：段謂兩「讀為」當作「讀如」，是也。《說文·肉部》引《周禮》作判者，依鄭大夫讀。〈半部〉胖訓半體者，據《儀禮》。二文不相妨也。「又云膴胖皆謂夾脊肉」者：此讀膴為脢也。〈內饔〉先鄭注，亦以膴為夾脊肉。詳彼疏。胖者，《內則》「鵠鴽胖」，鄭注云「胖，謂脅側薄肉也」。脅側薄肉即夾脊肉也。「又云禮家以胖為半體」者：《禮》凡用成牲者皆胖升。《少牢饋食禮》云「司馬升羊右胖。髀不升，肩、臂、臑、肫、骼，正脊一、脡脊一、橫脊一、短脅一、正脅一、代脅一，皆二骨以並」。又「司士升豕右胖」，文與升羊同。又《既夕禮》云「厥明，陳鼎五于門外...。其實，羊左胖，髀不升」，是《禮》經所謂胖者，並謂半體。凡吉禮，牲皆用右胖，變禮，反吉用左胖。《說文》亦以胖為半體肉。《廣雅·釋詁》云「胖，半也」。並與禮家說同。後鄭則謂此膴胖義與左右胖異，故亦不從其說。「云玄謂公食大夫禮曰庶羞皆有大」者：鄭彼注云「大，以肥美者特為臠，所以祭也。魚或謂之膴。膴，大也，唯醢醬無大」。引之者，證牲獸肉本名大也。又引《有司》曰「主人亦一魚加膴祭于其上」者：此證膴本為割魚大臠之名也。鄭彼注云「膴讀如殷冔之冔。刳魚時，割其腹以為大臠也。可用祭也」。案：《禮》經本作「侑、主人皆一魚」此鄭所省改。引《內則》曰「麋鹿田豕麕皆有胖」者：《內則》文「胖」本作「軒」，鄭彼注云「軒，讀為憲，憲謂藿葉切也。軒或為胖」。此鄭依或本引之。案：彼上文云「鹿脯、田豕脯、麋脯、麕脯」，而云「皆有胖」，明脯乾、胖腥文正相對，足證胖如脯而腥之義。又彼下文云「肉腥細者為膾，大者為軒」。又云「野豕為軒」，注「軒，亦或作胖」。《少儀》說「野豕為軒」，云「聶而不切」，則知《內則》之胖不為半體矣。云「足相參正也」者，謂《有司徹》之「大」可證此經之「膴」。《公食禮》之「膴」雖與此膴異物而同為大臠，亦足相證。據《內則》知此「胖」與禮家半體之「胖」不同，皆足相參正也。云「大者胾之大臠」者：釋《公食禮》文。《說文·肉部》云「胾，大臠也」。案：此謂三牲鳥獸之腥肉也。云「膴者魚之反覆」者：釋《有司徹》文。《少儀》注云「膴，大臠，謂刳魚腹也」。案：膴、覆聲近，鄭意刳魚腹、

取大臠、反覆之，故謂之膴；此膴之本義。〈籩人〉「朝事之籩」有「膴、鮑魚、鱐」，注云「膴，腜生魚為大臠」，是也。云「膴又詁曰大二者同矣」者：《爾雅·釋詁》云「嫵，大也」，膴與嫵音義並同。言此者，明膴與大雖以魚、肉異名，義則同也。云「則是膴亦腜肉大臠」者：明此「膴」即《公食禮》之大，段「腜魚大臠」之名以名「腜肉大臠」，不當如先鄭及杜子春說也；〈內饔〉注義亦同。又，《說文·肉部》云「膴，無骨腊也。揚雄說鳥腊。周禮有膴判」，許意蓋以此經膴胖與脯腊同掌，故亦釋為腊物。膴為無骨腊者，蓋即謂腜肉大臠之乾昔者。此疑本賈侍中說，亦足備一義也。云「胖宜為脯而腥」者：〈內饔〉注義同。云「胖之言片也析肉意也」者：胖與膴同為腥肉，胖又薄析之，不為大臠，即《內則》注所謂「藿葉切之」也。《廣雅·釋詁》云「片，胖，半也」。《說文·片部》云「片，判木也」。胖、判、片，聲並相近；片絕之即析肉之意。鄭云此者，明胖亦如脯之片析，不徒為半體也。但脯則析而乾之，胖則析而不乾，以此為異。阮元云「《玉篇·肉部》引作『胖之言半也』。古書片、半通用，其音義皆同」。云「禮固有腥臇爓雖其有為孰之皆先制乃亨」者：賈疏云「祭祀之禮，肫解而腥之，又有體解而爓之，又有薦孰之禮。《禮經》固有此三者，皆當先制為胖。言此者，證胖與膴不同，破諸家之意」。案：賈說非也。《郊特牲》云「腥肆爓臇祭」，鄭彼注云「臇，熟也」。又，《祭義》云「爓祭，祭腥而退」，注云「爓祭，祭腥；爓肉，腥肉也。湯肉曰爓」。細繹鄭意，蓋謂禮有腥臇爓之薦，腥是生肉，爓是半生半孰之肉，臇是孰肉。然雖有孰薦，亦必先以生肉依法制割，而後亨之；明此腊人所掌膴胖，亦是未亨之前制之，或腜為大臠、或薄析之，故得為腥肉也。賈乃謂證胖與膴不同，失其恉矣。〉

賓客、喪紀，共其脯腊，凡乾肉之事。

●疏〈
「共其脯腊凡乾肉之事」者：賈疏云「此所共者，共內外饔也」。〉

周禮正義卷八終

注釋

^ 1.00 1.01 1.02 1.03 1.04 1.05 1.06 1.07 1.08 1.09 1.10 1.11 1.12 1.13 1.14 1.15 1.16 1.17 1.18 1.19 1.20 1.21 1.22 1.23 1.24 1.25 1.26 1.27 1.28 1.29 1.30 1.31 ，孫疏凡例皆先疏經再疏注，原其間空一字別之，此處作分段處理。